

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 ——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

胡 平 生^{*}

提 要

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民政府任命華北軍第九軍團總指揮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孫乃率部自察哈爾省西行至綏遠省的西部暫駐。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孫軍違反國府中央的命令，大舉進攻寧夏，與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所部展開激戰。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甘肅綏靖主任、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均派軍隊至寧夏協同寧軍作戰。戰事至三月二十二日結束，孫軍敗潰，殘部退回綏西，為晉綏軍繳械改編，是為「拒孫之役」。

綜觀是役緣起、過程和善後，政治權謀充斥其間，孫殿英以及相關的軍政人士，如蔣中正、閻錫山、馮玉祥、朱紹良、馬鴻逵、馬麟等，各逞心機，各有盤算。此外，此役除了造成兩方官兵的傷亡，帶給寧夏、綏遠兩省人民的傷害和創痛既深且鉅，財物等的損失，亦甚可觀。本文嘗試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包頭日報》等多種資料，將拒孫之役及上述各情形予以系統化的呈現，並加以分析評論。

關鍵詞：孫殿英 拒孫之役 孫軍 聯軍 晉綏軍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 二、孫殿英率軍赴西北的緣起
- 三、孫軍在綏遠
- 四、孫軍進攻寧夏及其失敗
- 五、結論——善後和影響

一、前言

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民政府任命華北軍第九軍團總指揮、第四十一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七月中旬，孫殿英所部由察哈爾省的沙城循平綏鐵路西開，陸續至包頭集中，再西進至綏遠省西部鄰近寧夏省的五原、臨河一帶。是時孫軍共六萬餘人，聲勢浩大，青海、寧夏、甘肅等西北各省大為恐慌，迭電國府中央，反對孫的任命和孫軍的西開，青海且召開全省民眾拒孫請願大會，寧、青省政府主席、全體委員，並於同年十月以向中央請求辭職相抗爭。中央旋電令孫軍停止西進，暫駐綏西，再待後命。一九三四年一月，孫殿英違反中央的命令，率軍自綏西大舉西進，與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所部展開激戰，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駐甘綏靖公署主任（以下簡稱甘肅綏靖主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均派軍協同寧軍作戰。戰事自一月十一日開始，至三月二十二日結束，歷時兩個多月，結果孫軍敗潰，殘部退回綏西，為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所部及晉軍繳械改編，是為「拒孫之役」。

拒孫之役在民國史上，並不算是一次重大的戰役，但對於地廣人稀、一向較為單調寂靜的西北地區，卻引起不小的震動和迴響，不應該等閒視之。尤其是此役的緣起、過程和善後，政治權謀充斥其間，肇事者孫殿英，以及相關的高層軍政人士，如蔣中正、閻錫山、馮玉祥、朱紹良、馬鴻逵、馬麟等，各有各的盤算或設計，甚至此役還與當時陝西的軍事領袖楊虎城、陝北的共軍、福建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兩廣軍政當局、東北的「滿洲國」等，有著或多或少的牽

連。此外，拒孫之役除了造成兩方官兵的傷亡，帶給寧夏、綏遠兩省無辜人民的傷害和創痛，可說是既深且鉅，財物等的損失，亦甚可觀。

以往，中外史學界對於拒孫之役至為忽略，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¹一九九四年底、一九九五年初，南京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藏的相關文件資料刊印發表，²迄今仍未見被人引用。本人有鑑於此，擬以之為主要的依據之一，並參閱臺北之國史館珍藏的《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相關之函電，³以及當時的《包頭日報》⁴等報紙、雜誌的記載、一般文史資料選輯的憶述文字，加以比對、分析，期能將拒孫之役的背景緣起、始末真相予以呈現，混沌的內情加以釐清，並且評估它的影響。

二、孫殿英率軍赴西北的緣起

孫殿英，名魁元，乳名金貴，⁵一般人都叫他孫老殿，因為他臉上出

1 截至目前，有關拒孫之役的研究成果，似只有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刍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西寧），30~37。該文引用資料甚少，更未參閱相關的檔案文件，文中的析論多有待商榷。胡平生，〈民國時期的寧夏省（1929-1949）〉（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其中有一小節（頁154~177）為「拒孫之役」，著重於戰爭過程的敘述，引用的資料也不多，亦未參閱相關的檔案文件。

2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藏的相關文件資料，由該館人員夏茂粹、王杰、胥兆梅加以選編，共有函電八十四則，名之為〈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刊載於《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南京，頁27~44），及1995年第1期（頁7~19），極具參閱價值。

3 臺北國史館珍藏的《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其中之〈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第187-190冊為「關於解決孫軍之件」之1-4，錄有相關之文電數百則，為研究拒孫之役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此外，該館珍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其中之〈籌筆〉部分，收有與孫殿英相關的函電數十則，亦極具參閱價值。

4 當時的《包頭日報》載有許多孫殿英軍西行經過綏遠的報導、社論，以及拒孫之役的戰況等等，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本人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時，曾借閱該校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包頭日報》微捲，加以影印收存，亦為研究拒孫之役的重要資料。

5 張和宣、蘇勛丞口述，張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5，鄭州），111。

過天花，也叫他作孫麻子。⁶一八八九年出生於河南省永城縣，父親孫玉林，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因口角傷人致死，被押解縣城，一九一二年死於獄中。一八九六年，孫殿英曾一度入私塾讀書，以生性頑劣，常與同學鬥毆，遭塾師責罰，憤而將學屋燒了，被趕出私塾，故他一生甚少讀書。與其父酷似的，是他不務正業，和一般地痞流氓鬼混。⁷他的天資並不差，從後人對他的憶述、描繪，不論是「才智過人」，⁸或者是「歪聰明」、⁹「聰明詭詐」，¹⁰都足資證明。他個性外向，廣好交遊，¹¹每到一處，便廣交地痞、流氓、軍警、胥吏等，因而他的朋友到處都有，如亳州的「座山雕」、「呲牙雕」、白方太、陳靜齋等，陝西、安徽各省都有，這些人都是他以後爬上統治階級上層的有力助手。¹²以下尚有一些物事、群體，與孫殿英的發跡，有著密切的關連：

（一）賭博：他十三、四歲時，經常跑到馬牧集遊蕩，結交了一些流浪少年，並成為他們的小頭目，閒來無事時便聚在一起擲錢作賭。他極有心計，揣度琢磨，居然能掌握其中訣竅，以致每賭必贏。既長，便想以此為業，拜嵩縣老賭棍曹洛川為師，隨其浪跡於豫西許昌、嵩縣、鞏縣、洛陽一帶，賭博的技巧益為精進。¹³不論是賭寶、賭牌九、摸紙牌、打麻將，都有一套絕技，保贏不輸。¹⁴他不僅用賭博騙取錢財，且藉此廣交朋友，巴結權貴。他二十歲時，脫離了曹洛川獨自到各地闖蕩，二十二歲那年，在宜陽廟會上因聚賭被警察逮捕，坐了三個月的監牢，出獄

6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960，北京），138。

7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11。

8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985，永城），123。

9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38。

10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1988，石家莊），1。

11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23。

12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11。

13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1-2。

14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11。

後即不再以賭博為業，想找機會當兵帶兵。¹⁵惟他已賭性難改，並藉賭博交際，即使發跡以後位居軍政高層，仍然如此。

（二）毒品：孫殿英以其賭博贏來的金錢，從事販賣鴉片、製造金丹（烈性毒品中的一種）的違法勾當，獲取暴利。¹⁶一九一六年前後，他已開始自製海洛英「紅丸」，包裝於白布袋裏，袋上還印有綠鷹商標，名曰「靛英」牌。這些藥丸都由茅津渡過河，暢銷晉南各地。¹⁷他並且以所得不義之財勾結地方軍警、胥吏，以打通販運毒品的門路。當時，由陝、甘到上海，到處都有他的朋友，他在這一路上所販運的毒品，只要押運人出示他的一張名片，即可通行無阻。¹⁸還有，他發了橫財，便有錢自購槍械，招兵買馬，發展勢力。

（三）廟道會：亦作廟會道、廟會，是信奉姜太公的神道會，共約有五十萬左右的道友（亦作道徒，男女兼有），以洛陽縣付店街（今伊川縣城）為最多。孫殿英看準了該會可以利用，就前往付店街，投奔前清秀才、忠實道友李鳳朝家，由李引進，拜伊陽縣蟒庄村王凌霄為師。孫加入廟道會之後，就借神教力量來迷惑人，並且利用該會做掩護，販製海洛英。¹⁹另一記載則謂廟道會是上仙廟道會的簡稱，在豫西一帶極為盛行，孫殿英拜該會頭子張明遠的頭排徒弟李老喜為師父（張病故後，即由李主持廟政）。張明遠將道徒分為五排，六十四名親信道徒為第一排，亦稱第一輩。各排均有代號，男道徒按元、亨、利、貞、祥排，女道徒按蓮、修、梅、桂、真排。孫為第二排亨字輩，稱張明遠為師爺，稱該會創始人劉廷芳為祖師爺。因他輩份地位較高，加之平時慷慨，很吸引了相當一部分道徒在他周圍，其勢力得以進一步地擴大，為他日後拉桿（按：土匪一股稱之為桿）建立軍隊打下了基礎。²⁰

15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2~3。

16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39。

17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12。

18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39。

19 王凌雲，〈兵匪橫行禍豫西〉，收入《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下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7。

20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3~5。

(四)土匪：匪亂現象在中國自古即有，而民初尤甚，曾有「世界第一盜匪國家」之稱。²¹一九一三年，孫殿英到豫西，加入張治公匪桿，不久，張受招安為鎮嵩軍（首領為劉鎮華）第二路標統，孫就成了該部張明的馬弁，並和張明挪用公款，合夥販毒。一九一六年前後，他已擁有大量錢財，娶了已故的嵩山桿頭魏二天爺的孀婦為妻，脫離鎮嵩軍，加入廟道會，發展勢力。一九二二年，他投到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麾下，先任鎮守使署副官，旋因自購步槍六十一支，招兵買馬，成立隊伍，被丁香玲委為機槍連連長。²²於是他乘機收容豫西土匪、廟會徒眾、流氓賭徒、煙毒販子等，形成了包括一切社會渣滓、亦兵亦匪、不倫不類的混合體，其性質和行動，實為一股掛著軍隊招牌的匪類，²³其部眾有六百人。²⁴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孫殿英乘軍閥混戰之機，在陝州譁變，武裝夜劫了城內東街「河南省銀行陝州辦事處」金庫，砸開監獄裏走在押犯人，從西門拉出。²⁵與鎮嵩軍散兵游勇約七、八百人會合，而後經澠池、新安南部山崖東竄，至龍門又與匪首張得（德）勝部合流，聲勢大振。攻彭婆地，陷大安，直迫臨汝，沿途裹脅，匯合股匪三十六股，號稱五千人，很快又攻陷汝州、郟縣。郟縣陷匪後，死亡、傷殘、失蹤人數當在五千以上，婦女失蹤者尤多，財產損失不可勝計。²⁶繼而再陷禹縣、嵩縣、寶豐，聚眾數千人，自稱「河南自治軍」總司令，其下有十八路司令，²⁷係效法俗傳周朝的十八路諸侯會於中州之意。²⁸一時，孫殿英頗為得意忘形，向部下講話時說：

21 Richard Philip Billingsley, "Banditry in China, 1911 to 1928,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nan Province" (Ph. D. dissertation, Leeds University, 1974), 3-4.

22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23~124。

23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43。

24 吳蕙芳，〈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115。

25 張俊哲，〈孫殿英陝州軼事〉，《陝縣文史資料》第3輯（1990，陝縣），119。

26 白應振，〈孫殿英股匪攻陷郟縣城目睹記〉，《郟縣文史資料》第2輯（1989，郟縣），7~8、15。

27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24。

28 王凌雲，〈兵匪橫行禍豫西〉，收入《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

「跟我幹吧，要截截皇綱，要日日娘娘，天塌下來我來頂」，²⁹大言不慚，竟至於此。

（五）軍閥：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正值北洋政府統治中國時期，大大小小的軍閥充斥於各地。孫殿英投靠他們，以圖發展，假以時日，他自己也成為小軍閥，乃至大的軍閥。與孫殿英發跡有著關連的大、小軍閥有：（1）丁香玲（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2）憨玉琨（中央陸軍第三十五師師長，鎮嵩軍將領）、（3）葉荃（滇軍將領，轉投國民軍，任該軍第三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4）張宗昌（奉系將領，山東督辦）。在短短的三年間（1922~1925），孫殿英在河南即由副官、連長而充任混成旅旅長，乃至逐走葉荃，代之為國民三軍第二師師長。旋又脫離國民三軍，在豫西自由行動。一九二五年秋，孫殿英率部自豫西前往山東，投奔鬍匪（馬賊）出身的山東督辦張宗昌，被任為第五師師長。次年春，孫部改編為直魯聯軍第三十五師，旋又擴大編制為直魯聯軍第十四軍，孫任軍長。一九二七年春，孫在南京附近參加孫傳芳抗拒國民革命軍之北伐軍的戰爭，不久，又調往直隸大名，並兼任大名鎮守使。同年秋，張宗昌派孫殿英軍開赴河南，協同奉軍對抗馮玉祥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結果奉軍、直魯軍戰敗，孫率其殘部向北潰退，先退到天津南倉，繼又退到直隸之薊縣、馬蘭峪一帶。其後在走投無路之下，接受了蔣中正的招撫，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總指揮為徐源泉）第十二軍軍長。³⁰任命時間係在一九二八年六月。³¹

孫殿英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革命軍將領之後，至一九三三年奉國民政府之命擬赴青海屯墾的五年間，曾有幾項受人矚目的舉動，可視為其率

下卷，7。

29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24。

30 參見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43~145；丁文江編著，《民國軍事近紀》上篇（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126；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12。

31 《大公報》（天津），1928年6月21日，第2版，記述國民革命軍正在點驗天津近郊軍隊，一時受委任的軍長、師長不下五十人。駐於津郊的孫殿英部被改編，孫成為國民革命軍將領，當在此時。

軍開赴西北的遠因：

（一）東陵盜寶：民國年間，清東陵因地方當局疏於管理，曾屢遭盜掘，其中又以政局動盪的一九二八年為甚。³²是年六月八日，閻錫山之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商震、張蔭梧、孫楚各部開入北京，北洋政府告終。這時，率部駐在東陵附近薊縣馬伸橋的孫殿英，對於東陵的殉葬寶物覬覦已久。據一九二七年就加入孫殿英部任軍部參謀、親身與聞盜掘東陵的王永生憶述：掘陵之舉是孫殿英主動提出的，引發部下激烈爭論，結果主掘派占了上風，遂由第五師師長譚溫江和副官張龍去說合馬蘭峪一帶的馬福田（東陵土著，曾任奉軍團長），及綽號二紅磚（翟尚義，平谷縣人）、活不久（王好禮，順義縣人）三股匪徒，串演出七月二日這三股匪徒進占東陵所在地昌瑞山，孫殿英命所部大舉圍剿的一幕劇。在炮聲隆隆的掩蔽下，孫展開蓄謀已久的掘陵盜寶計畫，得手之後，卻假戲真做，將二紅磚、活不久擒殺，馬福田則突圍逃走。³³東陵被盜事發之後，深受各方矚目，先後拿獲掘陵犯譚溫江、黃百川、張岐厚等人，並由閻錫山之平津衛戍總司令部組織高等軍法會審，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在北平開審。³⁴六月十三日，東陵盜案預審終結，審判長準備將判決書寄呈國民政府軍政部，³⁵據稱主要犯計有七人，其中四人因證據上尚有可原之處，可望從輕減刑，案中的譚溫江確定為從犯，在逃主犯楊振國仍在嚴緝中，據某軍事機關所得報告，楊振國已在某地被匪戕害，但未能完全證實。³⁶六月十八日，平津衛戍總司令部通告東陵盜案高等軍法會審即日撤消。³⁷然而國府軍政部迄未將該判決書內容公布，該案遂以不了了之收場。惟儘管如此，孫殿英因涉及該案，從此惡名昭彰，被人目

3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 1928 年清東陵被盜案史料一組〉，《民國檔案》2005 年第 1 期（南京），16。

33 王永生，〈孫殿英盜陵始末〉，《濮陽文史資料》第 3 輯（1987，濮陽），85~94。

34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26：12（1929.6，上海），136。

35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26：15（1929.8），123。

36 《實報》（北平），1929 年 6 月 14 日；〈陵案要犯可望減刑說〉，《時報》（上海），1929 年 6 月 18 日。

37 〈陵案審判機關撤消〉，《申報》（上海），1929 年 6 月 19 日。

為盜墓賊。

（二）反蔣作戰：北伐完成，全國統一，而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國軍將領又相繼稱兵反蔣中正、反中央，孫殿英亦參與其事，原因為：（1）孫原係直魯軍之軍閥，所部經國民革命軍收編，既非蔣中正之嫡系，亦非親蔣之部隊，對於中央，向無歸屬感。（2）孫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之初，曾隸屬於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有此淵源，且東陵盜案閻對其有迴護之恩。（3）孫部駐處均在華北，華北係馮玉祥、閻錫山等反中央勢力掌控的地區。（4）閻、馮先後派人遊說孫，並委以要職，故孫參與反蔣作戰。

一九二八年七月東陵盜案發生後，孫殿英部被調防移駐延慶、南口一帶。十一月，第六軍團縮編為師，孫之第十二軍縮編為步兵第二混成旅。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奉令移駐皖北蒙城，行至山東齊河時，正值張宗昌、褚玉璞乘日本侵占膠濟鐵路而糾合魯軍餘部，進攻膠東，企圖東山再起。孫聞訊後，喜出望外，自稱魯東民軍總司令，挑起五色旗，率部進駐壽光、桓臺，加入張宗昌軍，參與膠東混戰。嗣因蔣中正派軍馳援駐防膠東的劉珍年部，張宗昌敗逃日本，孫部被招撫。³⁸然而蔣中正對孫並不信任，對孫部駐在山東尤感不安，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蔣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謂「魁元部應速調皖北」。³⁹九月三十日，又致電陳，謂「孫魁元部若不決心解決，徒貽後患」。⁴⁰十月七日，再致電陳，謂「孫殿英如與劉珍年相合，則事更難平，請兄早為之計，或即與石漢章（按：石友三字漢章）洽商，共同進剿。」⁴¹是日，馮玉祥西北軍部將孫良誠之軍隊，已向河南之洛陽集中，十月十日，馮部將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等人通電指責中央，並請馮復任國民軍總司令，由宋哲元代理，以馮的名義佈告分八路討蔣，戰事一觸即發。蔣無暇從事剿孫，改

38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26。

39 「蔣中正電陳調元速令孫殿英部調皖北否則限期肅清並詢魯省近情」（1929年8月4日），見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籌筆〉部分。

40 「蔣中正電陳調元赤誠相待及從速解決孫殿英部」（1929年9月30日），《蔣檔》，〈籌筆〉。

41 「蔣中正電陳調元謂孫殿英與劉珍年相合請與石友三洽商速剿救平」（1929年10月7日），《蔣檔》，〈籌筆〉。

採籠絡利誘手法，於十月十四日致電第九軍軍長何成濬，囑其轉知孫殿英，「如果其能為黨國效力，准予取消其東陵之案」。⁴²十月十九日，致電陳調元、石友三，謂「昨電對孫殿英問題再三考慮，如其果能就範，則以暫事羈縻為妥。」⁴³於是十一月十六日，蔣任孫殿英為新編第十八師師長。⁴⁴孫隨即率部開赴河南，是時河南戰事已進入尾聲，西北軍宋哲元、孫良誠所部戰敗退回陝西。十二月五日，擊走西北軍之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唐生智，在河南之鄭州通電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加入反蔣、反中央的陣營，孫殿英又見風轉舵，投向唐。十二月十日，蔣中正致電第十軍軍長徐源泉，斥罵「孫殿英反覆無常之徒，故與唐為類，無足為怪」，促徐「盡撲滅之」。⁴⁵一九三〇年一月上旬，唐生智軍失利，但孫殿英搶去鐵甲車四列，蔣嚴令徐源泉等予以截回，且在電報中稱孫為「孫匪」、「孫逆」。⁴⁶一月十三日，唐離軍下野，其反蔣異動全然失敗，孫率部移防安徽之亳州。

一九三〇年春，中原大戰醞釀時期，孫殿英接受閻錫山、馮玉祥委任的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石友三）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職位。⁴⁷五月，大規模的反蔣、反中央戰爭展開，時孫殿英所部兵力約四萬餘人，槍一萬七千餘枝。⁴⁸閻、馮以孫在北伐時期有堅守衛輝（屬河南省）

42 「蔣中正電何成濬轉孫殿英如其能為黨國效力准取消其東陵之案」（1929年10月14日），《蔣檔》，〈籌筆〉。

43 「蔣中正電陳調元等孫殿英如就範則暫羈縻徐州蚌埠空虛請會商解決」（1929年10月19日），《蔣檔》，〈籌筆〉。

44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514~515。

45 「蔣中正電徐源泉減孫殿英軍並任撤軍前鋒希為後續部隊籌劃」（1929年12月10日），《蔣檔》，〈籌筆〉。

46 「蔣中正電楊虎城至臨穎與徐源泉部聯絡驅逐孫殿英部」（1930年1月12日）、「蔣中正電王均率隊部南下設法截獲被孫殿英運往許昌臨穎之鐵甲車」（1930年1月12日），《蔣檔》，〈籌筆〉。

47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26~127；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91），35、49。

48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2輯（臺北：國防部印製廠重印，1952），2甲，頁4。

三個多月的守城經驗，為了牽制蔣中正之中央軍兵力，即命令孫率部死守亳州，蔣中正動用八、九萬人，圍攻亳州，⁴⁹戰事自五月九日起，至七月二十二日止，⁵⁰孫部堅守孤城前後兩個多月，城內糧食被吃光，樹木被燒光，軍民困苦萬狀，經馮玉祥派軍隊來援救，孫部才能突圍北去。⁵¹其後，孫率部轉戰於河南，至同年十月，閻、馮等反中央軍戰敗，大勢已去，孫部隨同馮玉祥所部自河南退往山西，駐於晉東南之晉城。總結孫殿英之參與反蔣作戰，對他的影響為：（1）與閻錫山、馮玉祥及二人的部下將領大體上建立了不錯的關係。（2）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對孫益為痛恨，欲除之而後快。⁵²

（三）熱河抗日：中原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命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負責閻、馮軍整編工作，孫殿英所部被編為步兵第二師，孫任師長。一九三一年六月，孫部擴編為一軍一師，番號為陸軍第四十一軍，孫任軍長，轄陸軍第四十師，孫兼任師長。⁵³同年八月，閻錫山由大連重返山西，次年一月，被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二月，被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重掌山西大權後，便與徐永昌（山西省政府主席）策畫調動馮玉祥舊部等「客軍」出境，⁵⁴主要是擔心客軍「反客為主」。⁵⁵孫

49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2卷，39。

50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2輯，2乙，頁486、496。

51 張蔭庭，〈孫殿英三次禍害親歷記〉，《安徽文史資料》第7輯（1981，合肥），55。

52 據晉軍將領徐永昌（中原大戰結束退入山西，被中央任為陸軍第五軍軍長）憶述：其於中原戰結束退入山西後不久，就接到中央的密電，教他秘密地將孫殿英剷除掉。他覺得去年閻錫山教他指揮孫，孫的隊伍素日不大好，但此時並未比以前更不好，中央要辦孫罪，正式下令他逮捕孫，依法懲辦，他可以做，這樣做法，他不能辦，所以他未做，亦未告訴任何人。但孫似有所聞，一日，孫去見徐，說話很奇怪，孫說：「我孫殿英假使做了對不起你的事或對不起任何方面的事，你可以辦我罪，否則你不好隨便殺害人的。」言下影射該事。見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220。

53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145、146、148。

54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73。

55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1983，

殿英因而早有率部離開山西的心理準備。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軍攻佔山海關，二月二十一日，又大舉進攻熱河，這時主持華北軍政的是代理國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的張學良，孫殿英接到張的電令，命其率部開往熱河作戰，於是孫部離開山西，向熱河進發，孫部的番號亦冠上華北軍第九軍團的名稱，孫任總指揮，歸熱河邊防總指揮張作相節制。⁵⁶三月一日，孫部在熱河的赤峰與日軍初次接觸，展開激戰。⁵⁷赤峰之戰，前後八天，孫部傷亡一千三百餘人，凍傷八百餘人，奉命於三月八日退出赤峰。三月九日，滿蒙偽軍張海鵬所部向錐子山一帶的孫部攻擊，孫部與日、偽軍的第二次主力戰錐子山會戰，於焉展開。⁵⁸錐子山為圍場縣縣治，境內深山連互，為熱西唯一險要之地。孫部奮戰至三月十一日，開始向錐子山西之蘇魯新陣地撤退，其後復陸續撤退，三月二十六日，其主力已漸近察哈爾境內。據孫殿英宣稱：所部自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二日止，陣亡營長四員、營附七員、連長十三員、排長二十一員，受傷營長四員、連長五員、排長十五員，陣亡士兵一千八百餘名，受傷士兵一千五百餘名。⁵⁹

孫殿英參加熱河抗日作戰，為時一個月，姑不論其參戰動機為何，或係自願？抑或係迫於情勢，身不由己？純就孫部作戰過程而言，其表現尚屬不錯，與其對戰的日、偽軍，亦頗有傷亡。總結孫之熱河抗日：

（1）博得全國輿論好評，一般人對孫刮目相看，有助於其洗刷「流氓軍閥」之形象。（2）在全國抗日情緒高揚的情況下，孫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各界紛紛對其捐款、捐贈慰勞物品，甚為踴躍。其捐款數目、捐贈物品的名稱數量，可從孫在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上刊登好幾天的銘謝啟事中見之。⁶⁰孫部在熱河作戰期間，當地人民送糧送水，救

太原），5。

56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2卷，98。

57 〈孫殿英絕塞抗敵記〉，《申報》，1933年3月19日，（十）。

58 〈抗日戰史之一頁（二）：孫殿英孤軍奮戰記〉，《大公報》，1933年4月20日，第3版。

59 〈抗日戰史之一頁（三）：孫殿英孤軍奮戰記〉，《大公報》，1933年4月21日，第3版。

60 該銘謝啟事是4月3日起在上海之《申報》上刊出，見《申報》，1933年4月3日，（五）。

4月4日起在天津之《大公報》上刊出，見《大公報》，1933年4月4日，第2版。

護傷患，熱情支援，令孫深為感慨地說：「友軍不友，義軍不義，都不及熱河的人民。」⁶¹（3）自此孫亦以「抗日英雄」自居，志得意滿之餘，野心更熾。（4）此戰孫部雖有不小的傷亡，但期間曾使用手段，吞併了湯玉麟（熱河省政府主席兼華北軍第五軍團總指揮）的兩個騎兵旅和一個步兵團，以及東北義勇軍李純華的部隊，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實力。⁶²

孫殿英率軍開赴西北的近因，則為一九三三年夏發生的「察馮事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戰敗下野，隱居於晉南汾陽山中。次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國難當頭，群情激憤，馮提出即時動員武力抗日的主張。是年年底，馮又親赴南京表示共赴國難的誠意，馮雖被任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其主張顯然未受到重視。一九三二年三月，馮失望之餘，退居泰山。同年八月，發生汪兆銘與張學良交惡事件，汪通電辭行政院長職，並指責張，促其辭職，張遂亦通電辭職。此一結果，引致人事異動，中央任命馮玉祥舊屬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軍長）接替原屬東北軍系統的劉翼飛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九月一日，宋率部赴察哈爾就職，一個月後，滿懷希望的馮亦自泰山移居張家口號召抗日，然未獲宋的同意。一九三三年二月，日軍進攻熱河，宋哲元奉命率部赴長城之線拒敵，馮乃乘機取得察省實際統治權，並號召其舊部赴察待命，於五月下旬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五月二十六日通電各方宣布就職），隨即展開進攻察東收復失土的抗日軍事行動。惟馮名為抗日，在基本意義上乃為反蔣中正。其後馮因國民政府的嚴飭反對、日本關東軍的警告和準備出擊，以及宋哲元率部返察居間調停，於八月六日通電交還察省政權，八月九日撤消抗日同盟軍總部，八月十四日離察，重返泰山隱居。⁶³

當察馮事件醞釀上演時，孫殿英正率部駐在張家口以東的沙城等地，佔有一百多里地的鐵道線（平綏鐵路），正好堵住了中央軍進攻馮玉祥的去路。一般的記述，都認為國府當局（主要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

61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53。

62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53~154。

63 以上係參見李雲漢，〈馮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中正、該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擔心孫支持馮察省抗日，如孫與馮合作，後果將不堪設想，故命其率部赴西北之青海屯墾，係國府主動為之的。然參閱一些罕有人引用的檔案文件後，卻發現是孫主動向國府要求的，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孫殿英致電其在南京之代表魯雨亭，要魯轉呈國府行政院長汪兆銘，表明其「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的期盼：

此次察變，謹遵指示辦理，刻函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況戰事結束，大軍雲屯，非切實縮編，實不足以差其後。職意我國兵士素乏專技，一離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實昭昭具在，與其裁而遺禍于社會，不如留而興利于國家，屯墾實邊實為上策。職不敏，願率所部移屯陝北、綏西邊荒，以為之倡。伏乞轉陳蔣委員長俯成職志，則數萬之眾將永能自食其力，以圖生產，且西北邊區遼闊，容量至宏，如能調軍隊屯戍以充實之，亦謀國之要圖。謹供愚忱，伏乞垂鑒，益盼電示。⁶⁴

這則電報極其重要：（1）它證明是孫主動向國府請求率所部赴西北屯墾的。（2）孫擔心戰事結束，所部恐被中央縮編裁撤。（3）孫想赴西北屯墾的地區是陝北或綏西，並非青海。（4）孫並未直接電呈負責全國軍事的蔣中正，而是請行政院長汪兆銘轉陳蔣，其用意可能是怕蔣一手遮天，對他的請求逕予拒絕。

至於孫殿英為何自請率部赴西北屯墾？他的考量盤算又是什麼？茲論析如下：（1）他深知中央早有剷除他的意圖，只以無適當機會，如他支持馮玉祥察省抗日，中央即師出有名，借機解決他及其所部。（2）日本侵略華北日益急迫，避免與日軍再戰，以保持實力，自以遠離華北為上策。（3）馮玉祥在張家口準備抗日反蔣，態度極為強硬，孫雖不欲支持馮，如中央命他「討馮」，兩敗俱傷，更非他所願為。故他急欲遠離此一「漩渦」。按當時中央曾有意任孫為察哈爾省主席，欲以其武力驅馮，如不同意，應即離開鐵路正面，讓他軍去幹。孫當即派員探馮意向，馮答以至死不離張家口，誰來和誰打。孫處於此頗覺為難，離開鐵路則

第2期（1971，臺北），297~312。

64 「孫殿英致魯雨亭電（1933年6月8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27。

無路謀生，武力對馮，又心所不忍，使他陷於兩難之境，⁶⁵還是選擇離開為明智之舉。（4）西北地廣人稀，又非中央之勢力範圍，大有他發展的空間。他起初請求率部開赴陝北或綏西，可能是意圖遠離「漩渦」後，去陝北與同樣是當過土匪（陝西之刀客）的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曾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創局面，或到綏西在閻錫山勢力的庇護下求發展。又這兩個地區都盛產煙土，可供其製造毒品，是否基於此的考量？已難以論斷。（5）閻錫山曾鼓動他向西北發展，對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據晉軍將領趙承綬憶述：自一九三一年閻重回山西以後，為了送孫殿英離開山西，早就鼓動孫向西北發展。閻當時有兩種用意，孫如果能向西北發展，對孫固然有利，對閻也有好處；孫如果失敗，是孫自己的事，對閻無絲毫損失。孫早已認定，在華北各省沒有發展的可能，經閻鼓動，乃有此舉。⁶⁶

是時，中央對孫殿英甚為不滿：（1）一九三三年三月，孫未經中央命令，擅自撤防，率部自熱河境內退至察省之赤城、龍關整補，軍委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對此極為不滿，致電孫大加申斥。⁶⁷（2）孫部旋奉命集中懷來、康莊、延慶等地，孫亦抵沙城。是年五月，中央懷疑孫與馮玉祥勾結，急派中央嫡系之關麟徵（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時為第二十五師師長）部前往監視孫軍，孫於五月三十日密電閻錫山，謂康莊迤東之關麟徵部，刻又增加一團及鐵甲車兩列，在青龍橋、西撥子一帶佈防，形勢極為嚴重。孫在密電中向閻表白其「血戰歸來，誓不參加國內戰爭，彼進我退，決不向國內軍隊發射一槍，縱至繳槍，亦所不恤。」⁶⁸六月上旬，孫派代表至太原見閻，轉達孫意：（1）中央決定打

65 「柴溝堡李軍長棟密文午電（1933年6月13日到）」，《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以下簡稱《閻檔》），〈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以下簡稱〈要電錄存〉），第187冊，微捲頁碼（以下同此）453。

66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6。

67 「龍關孫軍長才密儉午電（1933年3月30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40。

68 「沙城孫軍長才密卅戌電（1933年5月31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43。

馮、孫；（2）閻能否設法保存？（3）孫將來或退陝北或綏西；（4）閻如果不能袒護孫，孫即下野，一切事均交閻處置，處置後，孫即常川駐太原，從事農作。閻答以只要馮肯到中央，他擔保孫可指定駐兵地區，給以地方警備名義。閻之用意，在其六月十一日致其晉系舊屬、時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的密電中提及，是「馮、孫如果合而西退，我方將蒙受極大之損失，國家將貽無窮之後患」，希徐「運用之，務使孫勿捲入為要」。⁶⁹所謂的「我方」，係指閻勢力所在之晉（山西）、綏（綏遠）兩省而言，閻憂心「馮孫合而西退，是易禍察而禍綏，變日禍為俄禍」，⁷⁰其「本位主義」的自私心態，表露無遺。

孫殿英處於此困境、危境中，急欲遠離「漩渦」，赴陝北或綏西屯墾，其實是假屯墾、真圖存、圖發展。孫主動積極提出此請求，孫的代表甚至立逼何應欽電蔣要求綏西、陝北屯墾事，何被逼發電，但同時另電蔣請勿回電。⁷¹何可能是不欲速作決定，並想先徵詢閻錫山的意見。六月十二日，閻接到何應欽的密電，告知他孫的屯墾請求，孫並表示留在山西的部隊亦可一同率往，惟在一年之內閻按月接濟該部的七萬元，仍請照予發給，俟一年以後孫部足能自立，然後再行停止。何徵詢閻是否可將綏西之余太、五原、臨河三縣，劃予孫部屯墾？⁷²閻雖然有意保全孫部，曾密電孫殿英告知其已早飭傅作義（晉軍將領，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軍軍長）等人與孫切實聯絡，互相策應；⁷³並贊成孫赴西北，以免孫與馮玉祥合流，孫留晉部隊亦將離境，卻雅不欲孫率大軍在

69 「致北平徐主席義密真二電（1933年6月11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44~445。

70 「復北平徐主席勛密元電（1933年6月13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50。

71 「北平徐主席義密文電（1933年6月12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50~451。

72 「北平何委員長砥密真行秘電（1933年6月12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178冊，446~447。

73 「復龍關孫軍長才密世電（1933年3月31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39~440。

閻的「地盤」內之綏西屯墾，且晉綏軍已在綏西進行屯墾。故閻即於六月十二日當天電復何應欽加以拒絕，理由是「晉綏軍因餉需支絀，不得已屯墾綏西，正患兵多地少，再添派隊伍，實屬無地可容。至孫軍協餉，原係攤自民間，早已精疲力竭，自孫軍開拔後，各縣人民以民窮財盡，屢次來省請願，已停攤兩閱月矣，承示各節，實屬無法應命。」⁷⁴此外，閻且致電徐永昌，促其向何應欽力爭，⁷⁵以及復電適在北平之傅作義，要其與徐永昌協商拒絕之。⁷⁶由於閻堅決反對，中央乃擬令孫率部赴青海屯墾實邊，⁷⁷經國防會議議決，六月二十六日，何應欽密電汪兆銘、蔣中正，以此事既經議決，請中央早日明令發表。⁷⁸次日，中央任命孫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⁷⁹孫軍即準備開拔西行。

至於當時天津之《大公報》、《國聞週報》報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馮玉祥表示，「孫殿英志在開發西北，應請予以名義，俾遂其願。」⁸⁰又上海之《東方雜誌》載稱：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馮玉祥主張宋哲元回察，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⁸¹有人據此認為孫之赴青海屯墾，不是蔣中正的本意，而是最先出自馮玉祥的提議，係蔣採納了馮的建議所致。⁸²如《大公報》、《國聞週報》、《東方雜誌》的記述屬實，

74 「復北平何委員長砥密文電（1933年6月12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45~446。

75 「致北平徐主席永密文二電（1933年6月12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49~450。

76 「復北平傅總指揮新密元電（1933年6月13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51~452。

77 「孫殿英致林森等密電（1933年6月17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27。

78 「何應欽致汪精衛等密電（1933年6月26日）」，〈孫殿英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28。

79 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國民政府公報》（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第1168號（1933年6月28日），「令」，4。

80 《大公報》，1933年6月16日，第3版；〈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國聞週報》10：25（1933.6，天津）。

81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30：14（1933.7，上海），67。

82 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芻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

則馮玉祥為何提出此一建議？查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條記云：「孫殿英之兩條，一為占領張家口，一為調離鐵道線。然他是要占張家口的，土匪還能講義氣？還能共患難？未之有也。」⁸³顯示他對孫的不信任和憤慨。為免孫為中央收買，率部攻打馮，馮或許乃提出孫為青海屯墾督辦的主張，調孫部離察？亦有可能是孫不願攻馮，密託馮代為提出此議？又馮日記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條記云：「午後張軍長人杰由孫殿英處來，說孫對我極稱努力，並以掩護我軍防禦或退卻，安全不致受意外影響，請助炮彈與七九步槍子彈事，已得允以接濟。」⁸⁴顯示孫、馮之關係尚稱不惡，是否係孫感謝馮促成其赴青海屯墾的回報表示？都有待可信的資料來證實。

三、孫軍在綏遠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孫殿英被任命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同日，蔣中正致電何應欽轉孫殿英，詢其是否即能赴任？政府經費困難，孫赴青海的經費有否著落？⁸⁵六月二十九日，再致電何轉孫，其出發時允發十萬元開拔費以濟急。⁸⁶於是孫即令部隊準備開拔，決定分兩路入青，一路由晉經潼關入青，一路由沙城經包頭入青。孫派駐南京之辦事處處長劉煥章稱：孫此次入青後，其屯墾計畫，首在開公路，利交通，造林防災，再開發水利，使青海逐漸繁榮。⁸⁷但以開拔之費中央一時不能如數發放，故直至七月中旬，孫軍始由沙城循平包路（即平綏鐵路）西開。⁸⁸

1 期，34。

8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89。

8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4冊，104。

85 「蔣中正電詢孫殿英政府擬任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能否赴任及軍費著落」（1933年6月27日），《蔣檔》，〈籌筆〉。

86 「蔣中正電何應欽孫殿英餉由中負責發開拔費十萬以濟急需」（1933年6月29日），《蔣檔》，〈籌筆〉。

87 《包頭日報》，1933年7月3日，第2版。

88 〈一年來國內外大事概述〉，44，收入申報年鑑社，《申報年鑑（1934年）》（上海：申

是時，孫擁有騎兵三師兩旅，步兵三師，共約六萬餘人，實力強大，野心勃勃。⁸⁹孫先函知包頭縣政府公安局、商會，謂所部奉令在包頭集中，茲派副官師景南、徐俊五，前往辦理前站，請先負責代辦三萬五千人住所燒柴鋪草，六千匹騾馬麩料。至所需給養，如能代籌，更好，但應用若干，均付現款，決不使地方稍受損失。⁹⁰七月九日，包頭縣商會致電孫，表示熱忱歡迎，所需正在籌備，惟包頭小地，歷遭災劫，商困農窮，疲敝不堪，今昔比較，一落千丈，總懷十二分熱心，愧乏慷慨的能力，倘有遲緩辦不及之處，猶須格外體諒；請孫轉知部屬，對於包頭小地，所需一應，權變遷就，特予寬容，以收軍民互相維繫之實效。⁹¹同日（七月九日），孫之華北軍第九軍團駐包頭辦公處在財神廟街成立，處長為馬驥材。⁹²

七月十二日，孫殿英致電其駐天津辦公處，述及其急欲率軍開拔的心境：

聞有人疑兄（按：孫自稱）效轅門射戟故事，呂奉先丰神膽識，遠非粗武如兄者所敢比擬，轅門故事豈易效法。況當日劉氏所處地位，與今日察局地位不同，即欲效法轅門，亦不可能。當局疑兄將射戟以救馮，而馮方亦正疑兄為掩護龐軍（按：指龐炳勳之第十軍團）前進而入察。兄日夜焦灼，恨不能立時飛走，奈火車不來，又將如何？望弟一為當局陳之。⁹³

同日，孫率其軍部人員由沙城出發，當晚抵達下花園，預計全部八月十二日可到達包頭；其駐山西晉城的部隊，決先開拔兩團，取道晉同汽車路，開赴大同，轉包頭集中。預計八月二十六日方能自包頭出發，十月十六日，始能到達目的地（青海西寧以西的貴德、大通等地）。孫軍的經費極為不足，中央撥開拔費十萬元，並允借給兩個月餉款與給養費兩項，

報年鑑社，1934）。

89 王仲廉，〈回憶與孫殿英的一段往事〉，《傳記文學》26：1（1975，臺北），31。

90 《包頭日報》，1933年7月11日，第3版。

91 《包頭日報》，1933年7月11日，第3版。

92 《包頭日報》，1933年7月12日，第3版。

93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4，《國聞週報》10：28（1933.7，天津）。

總計不過六十萬元。預計三個月行程，只給養一項，已需四十萬元。官兵發給接濟，需十三萬元，各旅團營連發兩個月辦公費，需五萬元；此外，除做棉衣五萬五千套，需十五萬四千元，除做單軍衣五萬五千套，需六萬餘元，如此則六十萬元之數，已不敷十九萬元。青海西區天氣早寒，路途寫遠，房屋稀少，行軍所必需而不可缺者為皮大衣、鞋襪、帳棚、水壺、飯包、茶缸及行軍鍋等，計共需五十七萬餘元。⁹⁴如中央不及時給予孫足夠的款項，孫軍向地方商借或賒欠，已不可避免。七月十二日下午，由沙城出發的兩列兵車約一千名官兵，先後抵達包頭火車站。⁹⁵其後，孫軍陸續抵達包頭。七月十六日之《包頭日報》的社論，對包頭當地承辦孫軍差務的擾民情形加以批評：

除商會頗能明白大義，挨次承辦面〔麵〕料器具，不擾商民外，他為七鎮鎮長，假支差名目，向民戶勒派款項，大院三元，中院二元，小院一元，刻不容緩，不在少數，差車處預先抓車，以致滿城車輛，逃亡一空。辦差人役，數十里外，指號農房，竟致農戶婦孺，流連失所，東逃西竄，荒農事而不顧，城內無知麵商，多將磨面〔麵〕騾馬，出城寄野，停磨而不工作，轟動全縣，人民惶恐不堪，細查原因，飛〔非〕盡干於軍隊要差，實係庸人自擾，良可笑也。⁹⁶

孫殿英本人去包頭時，路經大同，閻錫山的晉軍騎兵司令趙承綬，正駐大同。據趙憶述，孫送趙煙土十包，大洋一萬元，在趙的家裏住了半個多月，和趙商議向西北進軍的事。孫曾明白告訴趙，打算在綏西一帶整頓隊伍，渡過隆冬，然後再攻取寧夏，做為根據地，逐漸向蘭州發展，再擴大力量，最後把整個西北控制起來。孫每次談到他的計畫，總是喜氣洋洋，大有馬上就要做「大西北王」的氣概。但恐力量不夠，後方補給困難，請求閻支持他，撥給他彈藥、給養等等，託趙去太原一趟代達此意。趙特為之赴太原，向閻報告請示，閻甚不願撥給，又不能不理，為應付一下，只允給一點，即迫擊砲彈五千發、手榴彈三萬顆、步

94 《包頭日報》，1933年7月17日，第3版。

95 《包頭日報》，1933年7月13日，第3版。

96 遜生，〈為承辦差務者進一言〉，《包頭日報》，1933年7月16日，第3版。

機槍彈三十至五十萬發，不能再多。閻並對趙說：「你要叫殿英相信，我很贊成他向西北發展，要他早日西進，後邊不必顧慮。」又說：「殿英這次西進，勝了，對他當然很好，對咱也有利。但是他的胃口很大，軍隊又那麼不頂事，蔣先生又有意收拾他，馬家也不容易打，他可能過不去。如果他叫馬家頂回來，賴在綏遠不走，那咱就又麻煩了。」於是閻問趙：「你考慮，如果解決孫殿英，需要多大力量，多長時間？」趙說：「如果拿宜生（按：傳作義字宜生）、治安（按：王靖國字治安，時任第七十師師長，率部駐包頭一帶）和我的部隊，消滅他的主力，最多不過半年時間，但不容易消滅乾淨，他的部隊可能會小股流竄，變成土匪，我們就要多費點力氣。」閻聽了以後，大不以為然，說道：「凡事總要早有打算，我頭幾年就說你們幹不過孫殿英，果然不錯，你們幾個正規軍，打孫殿英還需要這麼長時間，那還能行？你要早早考慮這個問題，絲毫不能大意。宜生可能有好辦法，以後再說吧。」這時，趙才知道，閻是決心要收拾孫殿英了。趙回到大同以後，寫密信告知孫殿英，說明閻錫山一定支持他，叫他放心西進，一切有趙代想辦法。又在大同庫內領到迫擊砲彈五千發、手榴彈三萬顆、步機槍子彈五十萬發，以給駐綏西一帶包頭、臨河附近趙的部隊補充彈藥為名，裝上火車，派人押送，連夜運至包頭，又利用夜間，秘密用汽車運到孫的司令部。孫對趙十分感激，同時感激閻對他的支持。⁹⁷

七月二十二日，孫殿英自大同乘車，抵達綏遠省垣歸綏，與省主席傅作義晤面商談一切。⁹⁸同日，孫在綏遠飯店接見記者，發表談話，宣示「於可能範圍之內，絕不擾害老百姓。如果因軍費萬一不足，於不得已時，只好叫老百姓管點吃喝」，並強調「敝部既已奉令屯墾，決本中央意旨，勇往直前。余只望青海當局能予敝部一條路線，俾可通行。余此次既離開內爭漩渦，開青屯墾，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向國內輕發一彈，外傳敝部過寧將中途停留，全係揣測之辭，絕對不確。」⁹⁹七月二十七日

97 趙承綏，〈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7~8。

98 《包頭日報》，1933年7月23日，第3版。

99 《申報》，1933年7月28日，（十一）。

凌晨，孫殿英乘專車自歸綏抵達包頭，當天的《包頭日報》讀者論壇刊載有子固〈歡迎孫總指揮蒞包〉一文，代表包頭全體民眾歡迎孫的蒞臨，並詳為陳述包頭地方困苦，民眾憔悴的實情，代商民呼籲，請孫施以救濟，「萬一因赴青在即無暇及此，惟有虔請，垂念地方凋敝情形，關於各事，如能減少困難，是亦救濟之一端也。」¹⁰⁰雖語氣委婉，對孫率大軍過境的後果憂心忡忡，已溢於言表。八月二日，《包頭日報》刊出孫殿英之〈移墾青海西區宣言〉，洋洋千餘言，歷述其抗日作戰經過與西行移墾的苦心，最後表明其今後工作方向，「從此為兵為農，但求足食足衣，此日牧馬桃林，暫隱身於漁樵，他年揮戈吉黑，再戮力於疆場。」¹⁰¹同日，該報之社論則以〈讀「孫總指揮移墾青海西區宣言」〉為題，對孫「光明磊落的人格」及「偉大抱負」大加讚揚。¹⁰²八月三日至五日，《包頭日報》一連三天刊出孫之〈告西北民眾書〉，說明其不參加內戰與為民眾武力的立場，以慰西北民眾殷殷之望，「文長千餘言，酣暢淋漓，快人快語」，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切抗日的武力聯合起來」等口號。¹⁰³為了凸顯並營造其「抗日英雄」形象，孫殿英於八月中旬在包頭成立華北軍第九軍團第四十一軍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籌備處，擬定期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建造紀念塔、紀念祠，並發出哀啟，公開徵求輓聯誄詞等。¹⁰⁴孫既以「抗日英雄」標榜，又有經營大西北的野心，深明以德服人的重要性，故駐包期間，軍紀尚稱不錯，曾頒行整飭軍紀十條：（1）本軍各部在移防期間尤應嚴申軍紀，以維軍譽。（2）宜就經過各地儘時間之可能，實行輔助民眾作有利交通之工作（如築路等）。（3）綏境向來開放煙禁，本軍經此不得妄施檢查，致擾閭閻。（4）查有私入田間割煙或向民眾索煙者，立即嚴懲。（5）晉綏軍隊對於我部友好協助，不啻一家，我部官兵對於晉綏軍長官尤須特表敬意。（6）王公府第須切實保護。（7）駐包頭附近各部士兵如無長官命令者，不准入

100 《包頭日報》，1933年7月27日，第4版。

101 《包頭日報》，1933年8月2日，第3版。

102 《包頭日報》，1933年8月2日，第3版。

103 《包頭日報》，1933年8月3日至5日，第3版。

城，必要時可派官長或值日班長率領，但必於下午八時前一律回營。（8）各部官兵不准私入戲院妓館。（9）除跟隨長官之士兵外，一律不准帶槍入城。（10）騎兵放青時應特別注意，青苗及樹木，不得絲毫損害。¹⁰⁵

惟儘管如此，孫軍大軍集中於包頭、薩拉齊、固陽一帶，前後兩、三個月，軍食浩繁，所有日需糧秣草炭等物，概由包、薩二縣代為購辦。據當地記者調查：西至土黑瑪瑙兒，東至沙爾沁，及磴口一帶，南至南海子，北至固陽駐境，在此區界內之駐軍給養代購，統由包頭一縣擔負；至駐在薩縣境內者，則歸薩縣擔負。駐在四鄉部隊，因道路遙遠，處處多感不便，故所需麵料等物，每五日由接洽處購辦一次，計五日內共需料五萬餘斤，白麵三萬二千餘斤，小米三萬上下，麪子二萬有奇。至駐在城內及附近一帶者，則係日用日購，計需料一萬二三千斤，白麵五千餘斤，小米三千左右，麪子一千。其餘統計全部每日平均需用炭三萬二千餘斤，青草、乾草共約二萬斤。¹⁰⁶其中包頭商務會為了支應孫軍糧草，支墊款項約計有二十萬元，孫只還了十萬元，以後孫軍西開，欠包頭的十萬元就不給了，這些錢只得由包頭的商家和百姓攤派，所以孫坑了包頭百姓十萬元。¹⁰⁷九月二十四日起，集中於包頭一帶的孫軍開始動員，陸續西進，開赴綏西之五原等地。¹⁰⁸

對於孫被任命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孫軍大舉西開最為關切的，莫過於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他早於六月二十五日即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等，謂「頃報載孫殿英部將任青海屯墾督辦，消息傳來，青屬之蒙藏同胞頗形不安，紛紛向省府請願」，故而致電查詢，「中央意旨何如，務請密示」。¹⁰⁹六月二十七日，孫的新職明令發表，馬麟於六月三十日致電林森等人，謂青海對

104 《包頭日報》，1933年8月13日，第3版。

105 《包頭日報》，1933年7月19日，第3版。

106 《包頭日報》，1933年8月18日，第3版。

107 〈孫殿英坑了包頭百姓十萬元〉，《包頭文史資料選編》第6輯（1984，包頭），80。

108 《包頭日報》，1933年9月27日，第3版。

109 「馬麟致林森等密電」（1933年6月25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27~28。

此一任命「人心惶惶，疑慮未解。如孫氏必欲西來，民意軍心，實難抑制，萬一事出意外，不僅關青海之治安，西北從此多事矣」，¹¹⁰表明其反對之意。七月五日，馬麟致電林森等人，謂青海各族旗及漢回民眾，一聞孫軍屯壘既經發表，人心較前益為激憤，竟於七月五日召開青海全省民眾拒孫請願大會，到會人數約在十萬左右，商界罷市，學界罷課，工界罷工，並由該會推定代表五人，赴南京請願，誓死拒絕。會畢選派代表數百人向黨政首領機關請願，其請願重要之點有三：（1）青海西區斥鹵沮洳，四時有積雪積冰，天氣非常寒冷，實無可墾之寸土，所墾者不過是蒙藏畜牧之場所，若孫軍朝來占據，蒙人夕即鋌而走險。（2）全省雖十四縣，而能產麥豆者不過四縣，能產青禾者不過六縣，其餘新開四縣食糧仍仰給於鄰邑，若孫軍一到青海，每日要食糧八萬斤，非特陷蒙藏人民於死地，即青海十四縣人民不半年而轉死溝壑。（3）青海軍事完整，號稱治安，去年後藏侵犯，王樹綱第九師苦戰數月收回失地，已足鞏固邊防，無再派大軍防邊之必要。馬籲請國府早日收回成命，以安人心而弭後患。¹¹¹七月七日，馬麟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請其收回成命，令孫軍停止出發。¹¹²馬麟基於本位主義、個人及青海的利益，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當可理解。

馬麟之外，反對孫之任命與孫軍西開的，尚有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甘肅綏靖主任、省政府主席朱紹良等人。據馬鴻逵回憶：當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發表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之後，西北人士咸感震驚，因孫以土匪起家，劣跡昭著，全國皆知。嗣據情報，孫發表新職，是與閻錫山密謀窺伺西北之結果。北平軍分會亦明知孫劣性難改，企圖以西北力量消滅之，故作此安排。為此，馬鴻逵請其堂兄馬鴻賓去北平探詢當局意見，並派白劍民代表馬鴻逵隨同前往。馬鴻賓、白劍民謁見

110 「馬麟致林森等密電」（1933年6月30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28。

111 「馬麟致林森等電」（1933年7月5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29~30。

112 「馬麟致汪精衛電」（1933年7月7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30。

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請示發表孫殿英新職的動機，以及寧夏當局今後的作法，何答云：「這個壞東西，你們兄弟把他幹掉好了。」鴻賓以中央不應移禍西北，借刀殺人，當即請求收回成命，何表示這是中央安排，不能更改。於是，孫殿英之赴西北，已成定局。同年秋後，孫大軍直迫綏西，到臨河、五原一帶，電話約馬鴻逵商談，孫說：「老伯（按：稱鴻逵父馬福祥）生前告訴我說，要我們兄弟合作，治理西北，我此次去青海，從事屯墾開發，請你助我進行。」馬鴻逵說：「青海現已平靖無事，而日本人現在古北口生事，你應該到古北口，去打日本人，做一個抗日英雄才是，為何帶領十萬人馬，躲到青海後方去屯墾，豈非大才小用。況且青海與西北目前平靖，有人主持開發，不需要你去。」孫說：「老弟，你別誤會，別信蔣介石的話，我們兄弟合作，把西北搞好。你怕蔣，我可不怕他。」馬鴻逵當即表明態度說：「我是擁護中央的，我倆立場不同，不相為謀，我還是勸你及早回頭，去打日本人。否則，你的十萬大軍恐怕都要葬身西北沙漠之中矣，請慎重考慮。」孫說：「大丈夫說到做到，現在只有前進，那有後退之理。」馬鴻逵回答說：「好！我只好等你來了。」¹¹³

至於朱紹良，係福建閩侯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西北諸馬等回族軍人並無淵源。其時朱以甘肅綏靖主任、省政府主席鎮守西北，為三邊（甘、寧、青）統帥，自不欲孫殿英率大軍圖謀西北，他料定諸馬不會容許孫染指青海、寧夏，孫馬之戰不可避免，屆時他可以支持諸馬拒孫，一來討好諸馬，藉以建立他在西北的資本，一來可以用諸馬之手消滅孫殿英，所以，無論是在明處還是在暗處，朱紹良都在不遺餘力地將態勢朝這個方向引導。¹¹⁴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朱紹良、馬麟、馬鴻逵、鄧寶珊（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聯名致電林森、汪兆銘、蔣中正，要求「可否明令孫部從綏西移或予西調，以蘇民困而免糾紛」。¹¹⁵

113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香港：文藝書屋，1984），203~204。

114 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芻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35~36。

115 「朱紹良等致林森等電」（1933年9月21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33。

稍後，朱紹良即電令甘、寧、青三省境內不准孫部設立兵站，如有發生，應協同駐軍嚴行制止。¹¹⁶十月六日，馬鴻逵致電（即魚電）孫殿英，謂奉朱命令，不准孫部設立兵站，不准孫部假道，拒絕其入寧夏省境。¹¹⁷十月十日，馬再致電孫云：

兄部現已開至烏拉河附近暫駐，萬勿前進為妥，因弟所處環境，極感困難。近青海軍隊，已開到中衛，胡宓〔宗？〕南一部，將開到海原，朱主任不日來寧。似此情形，兄部未到寧境，而甘青部隊先已在寧境集中，實逼處此，情何以堪。我兄愛弟，祇有請兄部在綏邊停進。¹¹⁸

十月十一日，馬致電中央請求辭職，十月十四日寧夏省政府全體委員亦通電申述處境困難，請求總辭職。¹¹⁹十月十九日，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暨全體委員，致電汪兆銘，請汪「迅示主裁，以全西北」，否則「惟有通電辭職，以謝國人而已」。¹²⁰至此，西北局勢震盪，危機日漸擴大。十一月十一日，國府軍事委員會第一廳致函行政院秘書處：

案奉委員長佳電開：「查四十一軍孫殿英前經令其屯墾青海西區，雖已行抵寧邊，但距屯區尚遠，現時隆冬即屆，邊荒遼曠，冰雪載途，給養困難，大軍遠行諸多不便，應即停止西進，暫住原地，再待後命。除已電令孫軍長遵照，並電平分會知照外，希即由會呈報中央鑒核備案。」等因，奉此，除呈報並分函外，相應函達，即請查照為荷。¹²¹

於是孫軍西行受阻，遵命暫駐綏西之五原等地過冬，直至次年（1934）一月「拒孫之役」爆發，總計孫軍在綏遠前後約半年，其重要的活動為：

116 「寧夏馬主席少雲密魚電」（1933年10月6日到），〈閩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70。

117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6，《國聞週報》10：41（1933.10）。

118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6，《國聞週報》10：41。

119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5-6，《國聞週報》10：43（1933.10）。

120 「馬麟致汪精衛電」（1933年10月19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38。

121 「軍事委員會第一廳致行政院秘書處函稿」（1933年11月11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40。

（一）整軍經武，提高戰力

據當時任晉軍騎兵司令的趙承綬記稱：孫殿英在綏西一帶，大搞冬季練兵，想提高軍隊戰鬥能力，一時兵操馬練，頗為活躍。¹²²此外，孫還有意收編綏西的慣匪楊猴小（即楊耀峰，亦作楊猴小子）。楊係綏遠巨匪王英的舊部，一九二八年，王英為綏遠都統商震（晉軍將領）收編，任騎兵師師長，楊猴小為其連長。其後數年間，楊與王的關係是時離時合，身份是忽兵忽匪，楊曾被綏遠省主席李培基委任為綏遠省保安騎兵團長、旋任中央騎兵第三師（師長王英）第一旅旅長。¹²³一九三三年三月，楊猴小以股匪身份竄入綏遠境內，大肆活動，所經過地方無不任意蹂躪，姦淫擄掠，慘不忍聞，迭經派隊往剿，迄未殲滅盡淨。¹²⁴孫殿英到達包頭後，因西進需要騎兵，聽說楊猴小在達拉特旗一帶為匪，擁有騎匪一千餘人，槍馬齊全，且很有戰鬥經驗，孫想收編，直接收編又怕楊不守信用，當時王英人在張家口參加馮玉祥、吉鴻昌的抗日同盟軍，於是孫先與居住包頭的王英的二姐王友琴（人稱二老財）取得聯繫，並送去大煙、假銀元若干讓二老財與楊猴小聯絡。二老財答應了，並建議孫派人去張家口與王英接洽，讓王英派人回包頭辦理收編楊猴小之事。孫當即派人去張家口見王代達其意，同時也希望王英返歸包頭，共同西進。可是王既在吉鴻昌部充當光桿遊擊司令，又有閻錫山通緝命令，不敢冒險。只派他的前旅長袁占鰲、楊守程隨同孫的代表來包頭，與孫見面。孫當即表示歡迎，經過商談，孫委楊猴小為第四十一軍騎兵第四師師長，委袁占鰲為副師長，楊守程為參謀長，並刻製關防委任狀等，攜帶假銀元五千，大煙五百兩，料麵若干，作為見面禮，又派騎兵一連護送袁占鰲至楊猴小處。楊既已得到二老財的事先通知，又有老師長王英的指示，還有孫殿英的委任狀，滿心歡喜，願意歸孫，聽從命令。與此

122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9。

123 參見韓祥符，〈王英一生的罪惡活動〉，《內蒙古文史資料》第6輯（1979，呼和浩特），115~120。

124 《包頭日報》，1933年10月8日，第3版。

同時，孫又委高震軒為旅長，在包頭、五原收編散匪楊楞子、劉子英等為連長，隨軍西進。¹²⁵趙承綬則以為孫收編楊猴小，是有其用意的，孫認為楊部騎兵，大都精於射擊技術，打仗也很勇敢，將來大可為他賣命，特別在西進路上，第一仗就要打馬鴻逵，馬部向以騎兵為主，楊猴小部就更有用處了。趙承綬所部騎兵在綏西屢次剿擊楊猴小，但一直沒有結果，孫收編楊猴小，在趙看來，將來楊跟孫西進後，給趙去了一大麻煩，因之私下也同意孫的這個行動。惟孫此一舉動，使原本對孫軍不重紀律印象不佳的綏西人民，更視其與土匪為「一丘之貉」。¹²⁶

（二）連絡各方，壯大聲勢

孫殿英軍在綏遠時，中國國內的局勢頗為動盪複雜。一九三三年八月，馮玉祥雖然解散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並且離開張家口，返回泰山隱居，但馮部將領吉鴻昌、方振武抗命，拒不解散，率軍自察哈爾進入河北省。十月上旬，與國軍戰於北平附近。至十月十六日，吉、方才以日軍之壓迫，接受北平軍分會之條件，離軍赴天津，所部由第三十二軍軍長商震改編。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建事變」（閩變）爆發，李濟琛、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州舉行「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全國為之震驚。西北方面，除孫殿英率軍西行引發甘、寧、青三省「拒孫」的紛擾外，一九三三年十月，甫任新疆邊防督辦的盛世才與回族青年將領馬仲英（新疆東路警備司令）之戰爭爆發，馬仲英軍數度圍攻新疆省城迪化，戰事至次年二月方告結束。此外，早已決裂的國民黨與共產黨，迄在兵戎相向之中，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起，國府動員八十萬大軍，對江西之中共展開第五次「圍剿」（至次年十月十四日結束），以及中共「中國工農紅軍」在全國各地的游走活動。益以日本侵略華北日亟、兩廣處於半獨立的狀態等等，都足以說明局勢的動盪複雜。孫殿

125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3輯（1986，呼和浩特），104~105。

126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9。

英軍在綏遠前後半年，綏遠是閻錫山的晉綏軍勢力範圍，自不欲孫軍久駐，促其西行。孫留既不能，行又受阻，乃思尋求外援，壯大聲勢，以擺脫此一尷尬的處境。孫拉攏的方面很廣，當時住在包頭與其聯繫的人，有廣東國民黨執行部的代表，有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代表，有汪兆銘改組派的代表，還有國民黨 CC 系份子。更荒謬的是，還有「滿洲國」溥儀派來的代表，據孫自己說，溥儀已封他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¹²⁷雖然他和各方面都有聯繫，但決不肯完全倒向那一方面。他知道廣東方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組派、CC 系都沒有多大的實力，而且遠在南方，對他不能有直接幫助，只可以應付一下。他曾利用熱河抗日，博得各方好感，就不能直接了當地去當漢奸，而且「滿洲國」勢力也未伸入華北，也不宜一下子就倒向溥儀。他估計實際情況，為能達到做「大西北王」的目的，最希望和陝西的楊虎城取得聯繫，同時想辦法要陝北的共軍不打他，使他能專心對付馬鴻逵，他聘請南漢宸（中共黨員，曾任楊虎城之陝西省政府秘書長）為高等顧問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此。¹²⁸其實孫自一九三三年三月熱河抗戰之後，就想利用熱河抗戰換來的名譽換取更多更大的利益，那就需要有一批人來為他裝點門面，加強宣傳，擴大影響，藉以擡高自己的地位，發展自己的實力。他敦聘國民黨進步人士李錫九為高等顧問，由於李的建議，孫致電何應欽將被押的韓麟符（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保釋出來，任為政訓處長，以宣俠父（中共黨員）為秘書長，均可見他與中共的接觸情形。中共為了推動抗戰的力量，擴大革命的影響，又派了很多黨員、團員和左派進步青年參加孫的部隊。因此，孫在綏遠時，便由李錫九前往天津邀請南漢宸到包頭共商西進計畫，希望透過南的關係與陝北的共軍和楊虎城連成一氣，共同經營西北。經過中共組織的同意，南漢宸到了包頭，孫聘其為高等顧問，優禮備至。南漢宸曾經起草一件關於陝北共軍、楊虎城和孫殿英三方面合作的通電，並經有關方面審閱同意，準備孫部到達陝、甘邊界時即行發表。孫為了表達自己的誠意，還送給陝北共軍步槍兩千支，輕機槍一百挺，約定共軍派

127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 輯，155。

128 趙承綏，〈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 輯，10。

遣部隊到黃河渡口接運，後因孫攻寧夏失敗，共軍未能收到這批槍械。¹²⁹又據米暫沉著之《楊虎城傳》謂：孫殿英自綏西的西進，取得了楊虎城和中共的支持與合作，有南漢宸、常黎夫、崔孟博、劉繼曾等人，隨同孫任聯繫工作。原擬俟孫軍進展到一定地點後，楊的部隊即開始動作，並聯合共軍三面夾擊，以摧毀寧、青回軍的勢力，然後由楊和孫發出聯名通電提出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電報已經擬好並經孫殿英簽字送到西安，等候拍發，以孫的失敗而告終。¹³⁰

（三）鑄用假錢，製售毒品

孫殿英奉命西開領到蔣中正撥來大筆開拔費，加之將盜自東陵的珠寶玉器，在天津出賣給外國商人和平、津商人，又得到大批黃金現洋。並在天津日租界地內讓日本人將銀元寶、銀元熔化，摻進百分之三十鉛質，模仿袁世凱頭像洋錢鑄製成數萬元假洋錢，所不同的，袁像是眯著眼睛的，而孫製的是睜著眼睛的。包頭一帶商民一時難以分辨真假，孫乘機收購大量的煙土，製造海洛英。僅在包頭就有東門大街復盛公當舖院、萬字會巷街、公絨毛店院和永順恆三處製造，派他的表弟（人稱王參議）經營，所用技工都是日本浪人，工資很高。製成後運往天津銷售，換取黃金、硬幣，儲存在外國銀行，準備未來之用。但假銀元後被商人發覺，又不敢明的拒絕，只好以沒貨拒絕。特別是大煙土店寧願積壓、存放，也不賣給孫軍。孫急忙邀請警備司令王靖國、縣長王朝珊、商會會長董五三等出面設法維持周旋。經過反覆商談，最後決定在孫製的銀元上，加蓋包頭商會刻製的橡皮戳記「通用」兩字，由商會通知各商店通用，但只限一萬元為止。因此包頭百姓們編出兩句順口溜：「睜眼的不如瞎子，洋錢不如帖子」。孫殿英在包頭、薩縣停留五月之久，除大量製造海洛英外，將殘廢渣質又配進少數大煙和香料製成其他化學毒品，經過複製、加工，用模型壓成重一百市兩的假大煙板子，貼上某商記標籤，從表面上看，很難認出其真假，孫把這些假大煙板子，發給土

129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54~156。

130 米暫沉，《楊虎城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64~65。

兵口服或用槍探子燒紅燙吸。他手下的大官因有權有錢，不隨身攜帶大煙燈具，能吸真大煙或海洛英。連、排級軍官，因不敢公開地擺出煙具，也沒有那麼多的錢，只好吸料麵，燙假大煙。孫軍沾染吸料麵、燙假大煙的，約占全軍官兵的百分之四十。¹³¹

更惡劣的是孫殿英為了大發橫財，欺騙他的部下和商農，在天津日租界，僱用日本技工，用鉛鉛和其他化學成分，鑄造純銀質的袁世凱頭像假銀元，起名叫「百日靈」。做成後放在鐵桶內，用化學藥水浸泡，撈出來就得很快花掉。這種東西在一百天內能保持原狀，與真的相似，百日後即現原形，成為廢物。在綏遠時，孫唯恐露出馬腳，影響與閻錫山的晉綏軍友好關係，使用數量不大。但在攻打寧夏省城（銀川）、平羅縣時，對商農群眾強徵糧食、雜貨，以及發給他部下薪餉，完全用這種「百日靈」，受害群眾對此惡劣行為無不痛恨萬分。據說孫還在天津日租界由日本人代印假中國銀行紙幣，票面一至十元都有。這種假票只在寧夏打仗時才開始使用，而未敢在包頭露面，怕影響與晉綏軍關係和引起市場罷市。¹³²

（四）建造營房，以備過冬

綏西一帶，人口較少，房屋也不多。當時，閻錫山的第七十師王靖國部駐在包頭一帶，趙承綏所部騎兵，有一部分駐在五原、臨河、陝壩等地。孫殿英軍到綏西後，感到營房困難，又要和晉軍維持好感，還要裝裝面子，不便過分強占民房，實際上強占也不夠他的軍隊住。因之在五原、臨河、陝壩一帶建造臨時營房，準備渡過嚴冬。這種臨時營房，是從地面下挖三尺多深，把土積在坑的四周，用芨芨草（綏西一帶盛產的一種野生植物）綁紮成捆，蓋在頂上，內修有北方人經常用的火炕取暖。在當時的情況下，倒是一種經濟有效的辦法。¹³³這些臨時營房，像晉西北的土窯似的，一個窯洞可住一班人。一九三四年春，在第三十五

131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3輯，103、104。

132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3輯，103、104。

133 趙承綏，〈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8-9。

軍（軍長傅作義，時為綏遠省政府主席）第四三六團（團長董其武）服務的李忠孚，隨部隊路過臨河等地時，曾參觀了孫軍的臨時營房，一處可容約一個團的人，這些營房整齊美觀，既不用磚坯，又不用木料，一排排整齊的窯洞十分別緻，大家都稱讚。¹³⁴

四、孫軍進攻寧夏及其失敗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孫殿英至綏西之五原、臨河等地巡視，孫部大軍已集中綏西、寧夏邊境，準備大舉進攻寧夏，戰端一觸即發。孫為何決定攻寧？為何選擇此時發動？分析其原因，約為：（1）孫自以為擁有優勢大軍，復經過冬季練兵，兵強馬壯，因而野心更熾：慣匪楊猴小已接受任命，願為其效力；陝北共軍及楊虎城亦允諾支持孫，共同經營西北；國府中央正忙於江西「圍剿」中共，武力解決「福建事變」，勢難再顧及西北，支援寧夏；寧夏二馬（馬鴻逵、馬鴻賓）為爭奪省主席失和，未必能同心協力禦敵；青海軍隊以道路遙遠，恐怕也不會前來保衛寧夏。在孫看來，進攻寧夏，正是時候，而且機不可失。（2）孫部官兵在綏西苦熬了將近一冬，都希望早日取得地盤，找機會升官發財：寧夏不僅富庶，為「塞上天府」、「塞北江南」，且遍種罌粟，盛產鴉片，為孫及其部下所覬覦，急思佔據之。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傅作義密電閻錫山，報告最近消息，謂「孫部下有不得罪中央及速主西行兩派，現狀下似第二派抬頭。」¹³⁵（3）冬日嚴寒，糧食短缺：孫殿英在一月十五日致閻錫山的密電中陳述「數閱月來，積駐五、臨，困苦萬狀，幕營不足，改掘地窖，官兵饑寒交迫。」¹³⁶另如一月五日，王靖國密電閻錫山，謂「殿英因綏西房屋稀少，士兵八九在野露宿，值此嚴寒之際，實不堪其冷凍。又今歲五、臨歉收，糧粟無多，長此停頓，復有饑餒之虞，故

134 李忠孚，〈孫殿英攻打寧夏見聞〉，《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3輯（1986，呼和浩特），95。

135 「歸化傅主席作密江申機一電」（1934年1月4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97。

136 「臨河孫軍長屯密刪電」（1933年1月18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187冊，532。

決心向西移動。」¹³⁷（4）擬乘冬季黃河結冰期內襲取寧夏：此為孫軍旅長譚松亭獻計於孫的。¹³⁸（5）寧夏水道縱橫，孫恐怕馬鴻逵利用河渠「水戰」進行抵抗，所以遲至過了一九三四年元旦（進入冬季乾水期），才向寧夏發動進攻。¹³⁹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孫殿英所部全軍開入寧夏境內，展開其假道滅虢，爭奪地盤，經營大西北的計畫行動。孫在向部屬下達的〈注意事項〉中云：「大家弟兄，跟隨軍長，忍飢挨凍，受了多年的辛苦，東走西馳，無家可歸，很覺對不起大家。此次作戰，比不得前幾年，從前都是被人家利用，現在是完全為自己謀出路，為自己找家，找得家，不再困難了。」¹⁴⁰當時傳聞孫委任劉月亭為寧夏省主席，楊幹卿為警備司令，于世銘為青海省主席，孫本人兼甘肅省主席。¹⁴¹其作戰計畫分三期進行：第一期進攻要點，以先佔領石嘴山為主，俾大軍集中後，分進便利，乘勝南下。第二期進攻要點，為平羅城；大軍分三路前進，中路直撲平羅城，左右兩路則以包圍手段，深入其後，時時刻刻截止敗退之敵，以達殲滅之手段。第三期進攻要點，為寧夏省城；在攻下平羅後，騎兵挺進部隊應以全力擊破敵人騎兵，隨時進佔廣武鎮、中衛各地，以便遮斷敵人退路，截留敵方輜重軍火，並設法生擒馬鴻逵，及擊破潰退之敵，並警備外省侵入軍隊，俾使孫部大軍進駐寧夏省城，多籌善後之方。¹⁴²

寧夏方面，馬鴻逵為謀拒孫，一方面聯合青海馬步芳（馬麟之姪，新編第九師師長）積極準備迎擊，一方面急電甘肅綏靖主任、省主席朱紹良請示應付方法。朱紹良接電後派其綏靖公署總參議張春圃乘飛機赴

137 「綏遠王師長素密微酉電」（1934年1月6日到），《閩檔》，〈要電錄存〉，第187冊，506~507。

138 「南京關隴中同密世戌電」（1934年1月1日到），《閩檔》，〈要電錄存〉，第187冊，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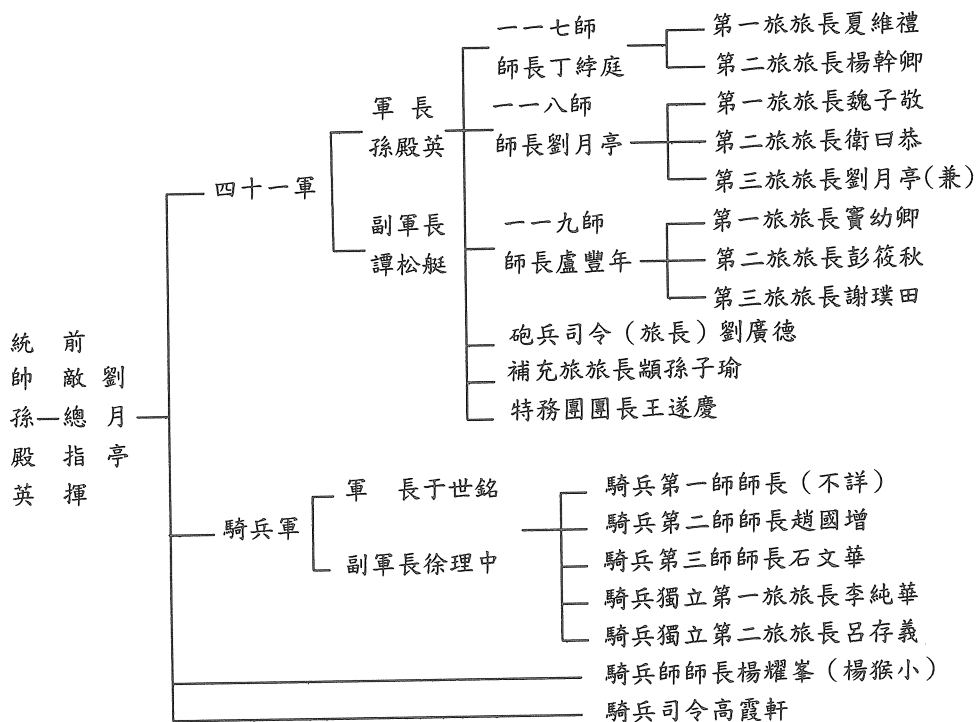
139 劉映元，〈四十一軍進攻寧夏的經過〉，《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9輯（1985），87。

140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銀川：寧夏省政府，1943），118。

141 〈半月要聞〉，《新中華》2：4（1934.1，上海），87。

142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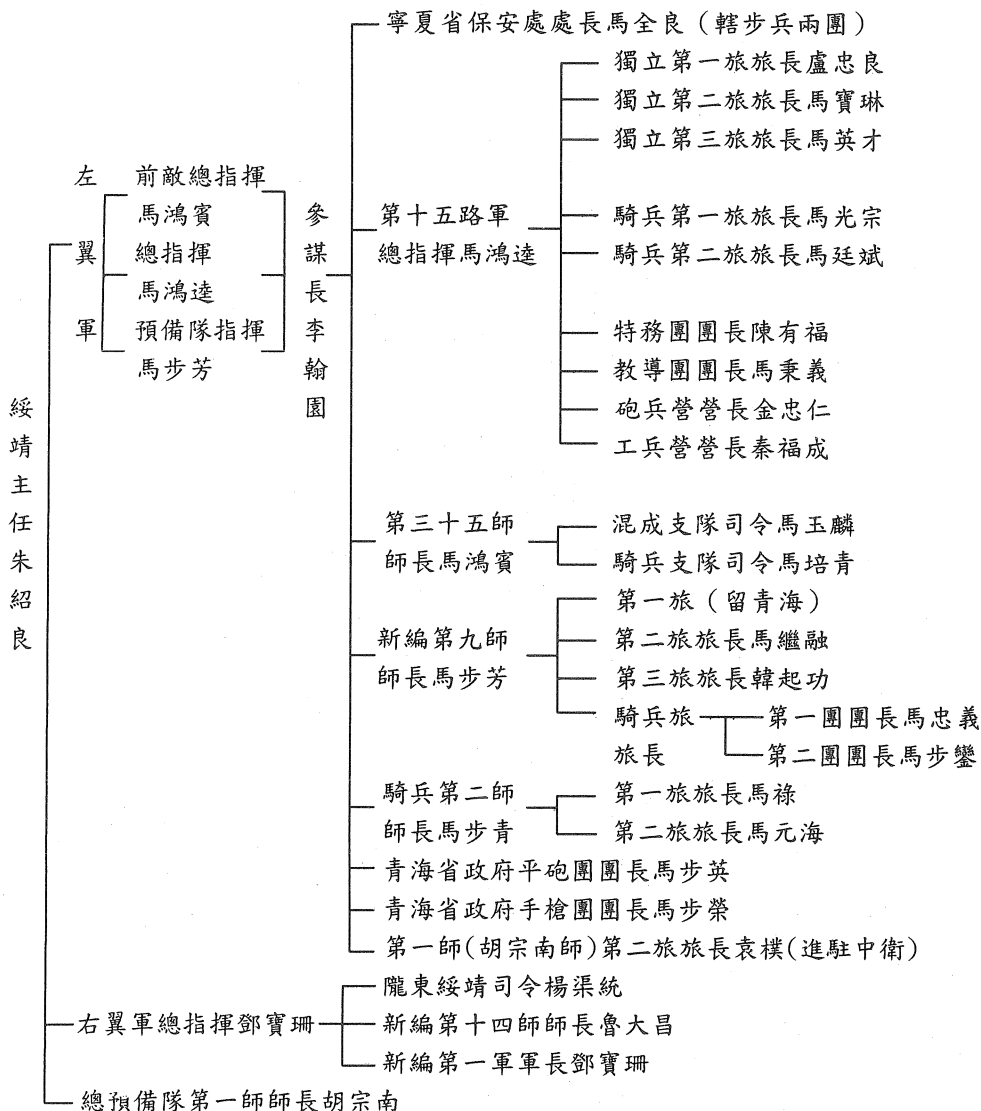
北平面謁何應欽（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¹⁴³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馬鴻逵奉國府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孫魁元（按：即孫殿英）部，前已明令暫駐原地候命，如擅行冒進，除另電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之命令，盡力防堵，勿稍瞻顧為要。」同日，朱紹良亦有電報至，謂「孫部抗命西進，侵佔磴口，勾結匪共，擾亂地方，自應作正當防禦，予以痛擊，茲派馬鴻逵為左翼軍總指揮，馬鴻賓為右翼軍前敵總指揮，鄧寶珊為右翼軍總指揮，馬步芳為總預備隊總指揮，除分令外，特電查照。」¹⁴⁴茲將雙方（孫殿英軍、寧青甘拒孫聯軍）戰鬥序列列舉如下：¹⁴⁵



143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1982，銀川），91。

144 以上二電均見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12。

145 參見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93~94、96；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1934，蘭州），89~91。



以上孫殿英軍，號稱八萬之眾，實際只有六萬餘人。甘寧青聯軍方面，曾由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會商過多次，但均未取得一致意見。有的主張：由石嘴山起，經黃渠橋、李崗堡、謝崗堡之線，各部署相當兵力，並在賀蘭山根的洪廣營一帶配置大部騎兵。河東方面，因黃河尚未封凍，孫軍不易強渡，不必設防。有的主張：在平羅、謝崗堡各部署一部分兵力，而把絕大部分兵力擺在寧夏省城附近。會商結果，最後同意寧夏省保安處處長馬全良的作戰方案。馬全良認為，孫軍雖號稱八萬，實際只有五萬左右，「三馬」兵力共有三萬人，力量懸殊。必須靈活運用兵力，才能戰而勝之。如果兵力過於分散，就不能有效地打擊敵人，而被敵人各個擊破；如果兵力太集中，敵人又會到處活動，也難應付。因此，馬全良主張在磴口部署少數騎兵，在石嘴山布置一個騎兵團。磴口的騎兵若發現孫軍來襲，即刻撤至石嘴山，連同石嘴山的騎兵一同佈防。若孫軍先頭部隊為少數騎兵，就立即應戰，兵力大時，就撤至賀蘭山根的洪廣營一帶，俟孫軍向寧夏進攻時，威脅其右翼。平羅方面，駐一個步兵旅固守城池，做為支撐點。李崗堡、謝崗堡等處，不派駐固定兵力。其餘部隊部署在省城周圍，相機戰守。根據馬全良提出的這個作戰方案，寧方兵力部署大致是在平羅一帶置步兵一個旅（兩個團），平羅城內步兵一個旅，清水堡置步兵一個團，張政橋置步兵一個營，新城置保安處全部（步兵兩個團，騎兵兩個大隊），主力在寧夏城內及其附近地區。石嘴山、寶豐、黃渠橋、大洼口間，通伏堡、姚伏堡間，清（新）水橋、家戶、通昌堡、潘昌堡間，各置騎兵一個團，定遠營置騎兵一個營。¹⁴⁶

戰爭由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開始，至三月二十二日結束，前後歷時兩個多月，其重要戰事及其經過大致如下：

（一）孫軍之進佔磴口、石嘴山

磴口位於寧夏省城的東北部，東濱黃河，北臨烏加（拉）河，與綏

146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97-98。

遠省為界，南與平羅縣，西與阿拉善旗為界，¹⁴⁷原屬阿拉善旗，一九二六年，馮玉祥五原誓師後響應北伐，過境磴口時，設置磴口縣。¹⁴⁸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明令正式認可，並將磴口縣劃歸寧夏省管轄。¹⁴⁹石嘴山，亦名石嘴子，或作石咀子，石咀山，屬平羅縣，在縣北境，為省東鉅鎮。¹⁵⁰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夜，孫殿英部王遂慶特務團，及其收編的楊猴小部騎兵千餘人，襲佔磴口，強據縣政府，收繳第三十五師納連槍械。十三日午後，孫軍步騎各部，又進襲石嘴山、尾閘、寶豐之第十五路軍騎兵第一團各駐地。騎兵第一團騎兵略事抵抗，即遵照原定誘敵深入計畫，節節撤退，以驕敵氣，孫軍楊幹卿，顓孫子瑜所部，遂分擾寶豐、黃渠橋一帶。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孫軍進至平羅城北附近各村莊，被駐平羅之第十五路軍獨立第二旅馬寶琳部，協同騎一團馬魁部迎頭痛擊，孫軍受創，退據黃渠橋一帶，掩護其後續部隊之集中。¹⁵¹

（二）李崗堡之役

李崗堡位於平羅與寧夏省垣之間，距省垣四十里。¹⁵²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李崗堡守備隊寧夏之第十五路軍獨立第三旅第五團，將防禦工事構築完成，除兩團直屬部隊，及山砲連守備堡寨外，派一、二兩營，赴清水堡協助該團第三營構築工事。¹⁵³天剛拂曉，孫軍于世銘騎兵軍所轄騎兵第二師趙國增、第三師石文華、獨立第一旅李純華、獨立第二旅呂存義等部，約三千餘騎，由河東桃葫蘆灘對面冰橋過河，猛襲李崗堡、

147 湯惠蓀、雷男、董涵榮，〈寧夏省農業調查〉，《資源委員會季刊》2：2——西北專號（2）（1942，南京），399。

148 磴口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磴口縣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56。

149 《國民政府公報》第81號（1929年2月1日），「指令」，18。

150 楊文洵、韓非木、葛綏成、范作乘、喻守真、樓雲林，《中國地理新誌》（上海：中華書局，1935），250。

151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1~92。

152 《大公報》，1934年1月20日，第4版。

153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26。

清水堡一帶。¹⁵⁴李崗堡守軍第五團，因猝不及防，被孫軍將東、南兩面陣地內各地佔領，團長馬福、特務連，登寨守禦，山砲及迫擊砲連，向孫軍集中射擊，激戰四小時，孫軍未得逞。相持至正午，第五團清水堡作工部隊，由北繞回李崗堡，其第一營營長妥增耀，督率所部，向盤據第五團東、南兩陣地之孫軍猛力側攻，將南門外馬莊之孫軍騎兵包圍繳械，其餘之孫軍亦被擊退於陣地外，於是第五團將李崗堡原陣地完全恢復，是役擊斃孫軍二百餘人，獲槍械馬匹無算。¹⁵⁵午後二時，孫軍反攻，又經寧軍第五團迎擊，並有寧軍騎兵第二旅第二團團長馬光宗率奮勇隊由姚伏堡襲擊孫軍側背，砍斃孫軍騎兵第三師連長王餘（玉）慶、馬永良、排長夏鎮相、梁士義四人，士兵百餘人，並獲步槍四十餘支，手槍數支，馬數十匹，馬光宗之騎二團亦傷亡官兵二十餘人。孫軍退據李崗堡東八里之陳寨、蔣寨一帶各堡寨中頑抗。騎二團即繞據該處孫軍以東各村莊，斷其退路。深夜，孫軍主力前來救援，又被擊退。¹⁵⁶

一月十八日午前，寧軍第五團將李莊之孫軍完全俘獲，並包圍陳、蔣兩莊（寨），由獨立第三旅旅長馬英才指揮，用迫擊砲轟擊，孫軍突擊數次，均未得逞，卒被解決。¹⁵⁷是役計俘獲孫軍騎二師第四團團附王潔臣、胡振英、第一營營長席恩博、營附朱全勝、連長王魁三、王海升、徐振海及連附、司書李萬清等五人，第二營營長白少章、連長董立清、孫振海、劉庸、李樹雲及連附等七人，士兵一七三人，繳獲步槍二四二支、手槍十五支、馬六十餘匹，擊斃孫軍官兵四百餘人，寧軍方面騎二團連長宗有成陣亡，官兵傷亡數十人。¹⁵⁸

（三）平羅、五香堡、通城堡之役

平羅是當時寧夏北部最大的縣城，在歷史上也是一個軍事重鎮。東

154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5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26。

156 《大公報》，1934年1月20日，第4版；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57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26。

臨黃河，西靠賀蘭山，唐徕渠流經南、東而北去，是孫軍進攻寧夏的必經之處。是時平羅城僅南北兩面有門，城北積沙幾與城牆齊高。為此，防守平羅城的寧軍馬寶琳部獨立第二旅，在城外四周挖了一條兩丈寬的護城壕，將南關的商店民房悉數拆除，命令百姓一律遷入城內，拆房的木料用以構築防禦工事。兵力配置方面，馬寶琳在城外玉皇閣部署了一個連，在王家寨子部署了一個連，其餘兵力全部守城。¹⁵⁹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午後五時，孫軍第一一八師（師長劉月亭）全部，一一七師之夏維禮旅，及砲兵旅劉廣德等部，向平羅東、西、北三面包圍，開始射擊。¹⁶⁰夜晚十時，圍城孫軍一一七師楊幹卿旅首先在城西打響。但因該旅攻擊點，正處於寧軍玉皇閣、王家寨子兩個防禦支撐點的交叉火網之中，故傷亡很大。孫軍在砲兵火力支援下，架雲梯奮勇爬城。城將破時，守軍旅長馬寶琳用手電筒照看城下，孫軍卻誤以為自己軍隊已勝利登城（孫軍原定登城後，以手電筒為聯絡信號），即停止砲擊。寧軍趁機反擊，將接近城垣的大部分孫軍殲滅。¹⁶¹

二十日拂曉，孫軍砲火甚烈，馬寶琳督飭官兵，沉著戒備，迄未還擊。孫軍攻至夜半，四面並進，西面已抵城根，寧軍官兵，始奮勇迎擊，將孫軍擊退，是夜孫軍砲火徹夜不絕，城垛多被擊毀，寧軍隨毀隨補，孫軍終未得逞。¹⁶²一月二十一日，圍攻平羅之孫軍，於夜半四面同時猛攻，寧軍奮力應戰，將孫軍擊退，但寧軍顧家莊守兵一排，因陷重圍，未能退出，被孫軍繳械。二十二日夜，孫軍又攻擊數次，均被擊退，兩日共擊斃孫軍百餘人，寧軍則傷亡官兵十餘人。二十三日，孫軍以連日失利，遂變更計畫，留四團兵力攻平羅，其餘大部由劉月亭指揮，進襲通城、五香兩堡陣地，並破壞交通，斷寧軍消息。¹⁶³

一月二十四日拂曉，孫軍夏維禮旅及王遂慶團、砲兵一營，進攻五

158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59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98~99。

160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61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99。

162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63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一保安篇，127。

香堡馬寶琳旅第四團第一營劉家寨、羅家寨陣地。該營待孫軍接近戰壕，用熾烈火力射之，激戰二時許，孫軍傷亡百餘人，退據張家寨，同時主力又襲攻通城堡寧軍第四團團部，及第三營陣地。寧軍奮勇應戰，衝鋒肉搏，孫軍死傷枕藉，至午時敗退。而孫軍前敵總指揮劉月亭親率主力，將姚伏堡之寧軍騎兵第一團包圍，激戰竟日，卒因眾寡不敵，即將該地放棄。二十五日午，孫軍以全力再攻五香堡，並集中砲火，猛烈轟擊寧軍梁家寨陣地，掩護步兵，勇猛進攻，寧軍團長楊添霖，督率所部，浴血拒戰，雙方迭次衝鋒，混戰至夕，斃傷孫軍約二百餘人，奪獲大小槍械五十餘支。寧軍團長楊添霖奉命跟蹤追擊，孫軍節節抵禦，後退至張良堡，會合援隊，據寨頑抗，激戰終日，孫軍傷亡五百人以上，寧軍團長楊添霖亦於是役陣亡，官兵傷亡數十人。¹⁶⁴

（四）滿達橋及省垣之役

一月二十六日夜間，圍攻平羅縣城的孫軍，除留顥孫子瑜旅外，其主力一一七師、一一八師及砲兵旅，由劉月亭指揮，利用唐徕渠泮作掩護，從渠中秘密南下，直撲寧夏省城。¹⁶⁵但其計畫早為寧軍方面料及，故除令第三十五師仍在通義、通濟等堡附近圍攻孫軍騎兵外，將第十五路軍盧忠良旅配備於丁義堡一帶，馬全良之保安處部隊，位於謝崗堡，第九師（即新編第九師，青海部隊，師長馬步芳。由於青海援軍加入作戰，以下寧、青軍隊，以及後來開抵寧夏省境內的甘肅援軍，一律簡稱聯軍）韓起功旅位於滿達橋西，馬英才旅，在城內集結。二十七日拂曉，孫軍主力冒進至寧夏省城北滿達橋及迤東李家寨、馬家寨、許家莊之線，先頭部隊進至城西唐徕渠兩岸，及城北大小禮拜寺一帶，另以奮勇隊千餘人，架雲梯數十，攻爬西北城牆，負責城防的第十五路軍特務團、教

164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93。

165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99。唐徕渠由平羅直通寧夏省城，時值冬季水乾，孫軍即由渠中進軍，兩面的堤埂作了其掩護，因此就毫無抵抗地進到省城附近。見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7，蘭州），122。

導團、工兵營等部，將爬城之孫軍，用機槍擊落，死屍遍地。於是城內的馬英才旅，由北門出擊，馬全良之保安處部隊，由謝崗堡進至韓莊，並迤西唐徕渠之線，抄襲孫軍之後，第九師韓起功旅，進至滿達橋西北各寨接盧忠良旅右翼，向孫軍左側攻擊，孫軍被聯軍主力軍四面包圍，猛烈攻擊，截斷連絡，東西突馳，肉搏衝鋒，激戰至夕，砲聲震天，死屍遍地。是役，孫軍傷亡約四、五千人，其主力完全被擊潰。聯軍寧夏省保安處處長馬全良受傷，副處長韓進祿、第九師第三旅團長馬成龍陣亡，騎兵旅團長馬步鑾受傷，¹⁶⁶其餘官兵傷亡六百餘人，孫軍殘部紛紛潰退至滿達橋以北各寨內。¹⁶⁷

（五）大小禮拜寺之役

一月二十八日，聯軍盧忠良旅、韓起功旅及保安處部隊，仍與滿達橋之孫軍激戰，聯軍第三十五師，除留騎兵監視孫軍騎兵外，所有步兵悉調至省城南關，是時聯軍騎兵第二師（青海援軍，師長馬步青）馬祿旅（由涼州調來），亦到達南關附近，協同步兵由城西南沿唐徕渠西側攻擊前進，遂將佔據西關龍王廟一帶及唐徕渠兩岸之孫軍，完全擊退，斃敵甚多，聯軍第三十五師團長馬開基受傷，官兵傷亡數十人，孫軍向大小禮拜寺一帶敗退。¹⁶⁸

一月二十九日，聯軍盧、韓兩旅及保安處部隊，仍與孫軍激戰，第三十五師及騎二師馬祿旅，繼續攻擊。孫軍退至韃子渠及唐徕渠畔之線，死力拒戰。聯軍奮勇前進，激戰一晝夜，孫軍因大禮拜寺被聯軍騎兵迂迴佔領，進退失據，聯軍乘機猛衝，斃敵約四、五百人，總計三日，斃孫軍團長賈會亭、逸天真、趙宜卿等三人，其餘官長士兵傷亡約四、五千人，聯軍各部亦傷亡千餘人。三十日拂曉，聯軍三十五師進攻三道橋，馬祿旅進攻李家寨，均次第佔領，三十五師進至西北大禮拜寺、金家莊之線，十五路軍在城東北至八里橋之線，第九師移駐八里橋至謝崗堡之

166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3。

167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27~128。

168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3。

線。孫軍第一一八師佔據城西北小禮拜寺、老烏灘附近各村落，一一七師佔據城北八里橋、朱家寨一帶，其軍、師、旅長，均在寨內，閉門死守，聯軍各部已取大包圍形勢。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聯軍盧忠良旅，移防北塔唐徕渠漕之線，馬英才旅移防張家寨、李家寨之線，韓起功旅接盧旅防線，馬廷斌騎兵旅第四團，接謝崗堡防務，馬英才旅第五團，馬魁騎一團，馬寶琳旅第四團，保安處之第一大隊，警備司令部警備營，均在李崗堡與孫軍對峙中。騎二團在張良堡，騎三團在宋家團莊，亦與孫軍抗戰中。¹⁶⁹

二月二日拂曉，聯軍趁大雪之後，施行攻擊。盧忠良之獨立第一旅、馬英才之獨立第三旅，向老烏灘小禮拜寺正面攻擊。三十五師由大禮拜寺、哈家莊之線，向小禮拜寺側方攻擊，騎兵旅抄襲叭蜡廟、豐登堡之孫軍，第九師由董家寨、朱家寨，向八里橋攻擊，各部在濃霧中猛烈衝擊，乃因孫軍據堡寨固守，火力熾盛，且聯軍受地形限制太大，未能攻克。是役聯軍第三旅第五團第十連之一部，因衝入敵寨，兵力薄弱，被孫軍繳械。¹⁷⁰

（六）省垣西南米家寨、包福橋之役

二月五日，孫軍以連日傷亡太重，急圖一拼，遂於是日拂曉，由劉月亭親率夏維禮旅及刁松亭團、袁瑛團，計五團兵力，由新城西南繞至唐徕渠西岸，向西南城牆熾烈射擊，掩護所挑選之奮勇隊二百餘人，架雲梯二十餘架，猛爬西南城角，勢極兇惡，聯軍守城部隊，沉著應戰，待孫軍撐梯上城之際，炸彈齊發，機槍掃射，即將該隊擊退，死傷枕藉；在唐徕渠西岸之孫軍，又經聯軍盧忠良旅由西關沿唐徕渠進攻其左側，馬英才旅由南關攻擊其右側，騎兵第一團、二團由新城抄襲其左後，馬祿旅由王元橋抄襲其右後，孫軍復陷於重圍，被聯軍包圍。於是退據西南包福橋（亦作保富橋）、米家寨一帶各村落，至夕，孫軍袁瑛團被解決，繳獲步槍六百餘支、手槍一百餘支、機槍四十餘挺、手提式槍二支，

169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3~94。

170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29。

俘虜五百八十餘人，砍斃甚多，夏維禮亦被炸死，孫軍殘部向西北潰退，沿途又被聯軍馬祿旅、馬魁、馬光宗兩騎兵團截獲百餘人，繳槍五十餘支。¹⁷¹聯軍則傷亡百餘人。二月六日，聯軍馬應福團將退據米家寨之孫軍包圍繳械。¹⁷²七、八兩日，雙方除步哨戰外，無激烈戰鬥。

（七）省垣城北之役

二月十日拂曉，寧夏省城以北之孫軍，又向聯軍全線攻擊，其砲火分向聯軍三十五師之謝家寨，第九師之董家、王家各寨，猛烈射擊，聯軍全線嚴陣堅守。延至早六時，乘孫軍砲火稍稀，乃全線奮勇出擊，即將孫軍擊退，並佔領堡寨多處。孫軍另以騎兵集團，由豐登堡、虻蜡廟間，沿西山根向西南活動，企圖擾亂後方，被聯軍騎二師馬祿旅、第九師馬忠義團及十五路軍騎兵團，痛加堵擊，紛紛北退。是日，中央派飛機三架，由隊長朱長凱、錢國勳等駕駛，飛赴姚伏堡、李崗堡、滿達橋一帶，向孫軍駐地及司令部轟炸，斃敵無算。¹⁷³

（八）北塔之役

北塔座落在寧夏省垣城外北郊約三里許，與城中的西塔遙遙相峙，塔高四十八公尺，共九層十一級，結構精巧，玲瓏壯觀。¹⁷⁴由於劉月亭指揮攻城，屢次失利，孫殿英撤其前敵總指揮職，於二月二十二日親率所選幼級軍官兵士八百餘人，及劉師全部全線總攻，其主力猛撲北塔及趙莊陣地，聯軍官兵奮勇抵抗，激戰達七小時，孫軍數度衝鋒，均被擊退。¹⁷⁵

二月二十三日，孫軍復增加精銳，捲土重來，並以砲火集中射擊，掩護步兵，仍向北塔及趙莊反攻，經聯軍第九師馬瑜團、騎二旅之馬廷

171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4-95。

172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31。

173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5。

174 王金鵬、鄭安禮，〈孫馬戰爭見聞〉，《賀蘭文史資料》第2輯（1986，賀蘭），167-168。

17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31。

瑚團、及盧忠良旅之馬金柱營，勇猛應戰，肉搏衝鋒，孫軍雖痛遭鉅創，仍前仆後繼，作殊死戰。聯軍官兵振奮精神，再接再厲，混戰約九時許，砍斃孫軍官兵約五、六百人，孫軍紛紛敗退。¹⁷⁶據當時在聯軍中服務身歷其境的楊廷相憶述：孫軍攻打北塔的戰鬥多在每天的凌晨和薄暮，每天早晚只聽槍聲大作，殺聲連天。由於聯軍占有地形優勢，退可守，進可攻，所以孫軍一直未能攻佔北塔防線。孫軍敗退後，楊參與清理戰場，只見屍橫遍野，血流滿地，雙方士兵都有，慘不忍睹，自己士兵即行掩埋，孫軍死屍過多，一時無法處理，只好垛成人堆。¹⁷⁷

（九）孫軍之最後掙扎

孫軍楊猴小、高霞軒等所部，進至寧夏省南部李俊堡一帶，破壞交通，肆行騷擾，聯軍曾派騎兵第二旅（旅長馬廷斌）剿擊，二月二十五日，加派馬應福團，前往協剿，孫軍復轉擾寧化、靖義各堡，經聯軍追擊，其殘部沿西山麓北退，寧南已無孫軍蹤跡，擄獲槍馬甚多。二月二十六日，晉、綏軍王靖國、趙承綬等部，奉命出兵夾擊孫軍，其先頭部隊，於是日進至三盛公附近十餘里處，孫軍已前後受敵，又中央派第一師（時駐防甘肅，師長胡宗南，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袁樸旅，協助討伐，亦於二月十日到達寧夏省之中衛縣。¹⁷⁸

三月一日夜半，孫軍約六百餘人，進攻聯軍騎二旅三團第三連趙莊陣地，並用重砲轟擊。同時孫殿英本人，親率新到之一一九師謝璞田等旅及特務營、砲兵營等部，猛襲八里橋一帶之第九師第三旅陣地。聯軍奮勇作戰，激戰四小時，孫軍不支，紛紛潰逃。計擊斃孫軍特務營營長杜五嶽一人、官兵二百餘人，傷三百餘人，奪獲大小槍一百餘支、機關槍五挺，俘獲百餘人，並得爬城雲梯八架。至此，孫軍聲勢已頹，無復作戰能力。¹⁷⁹

176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6。

177 楊廷相，〈孫馬大戰寧夏〉，《賀蘭文史資料》第1輯（1985，賀蘭），84-85。

178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32。

179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32；陳學浩，〈孫

（十）孫軍各部之投誠

孫軍因連番失利，內部亦矛盾日深，各部主官互相猜忌，上下離心。聯軍趁機積極分化，結果駐梁渠稍的于世銘騎兵軍撤出戰鬥。¹⁸⁰三月十三日，于世銘騎兵軍之獨立第一旅旅長李純華，經北平軍分會所派委員馬愚忱接洽投誠，於是日夜將該旅開至雙渠口新城西，李純華本人則隨馬愚忱至省垣，面謁馬鴻逵，表示誠意，馬鴻逵令其移駐寧南玉泉營，聽候點編。三月十七日，平羅之孫軍，以熾烈砲火，攻玉皇閣及平羅西北城角，聯軍營長馬昌貴受重傷、余正朝被炸傷十餘處，但聯軍愈加振奮，拼命拒守，始終不懈。又晉、綏軍於是日午後 7 時佔領磴口。¹⁸¹

三月十八日，孫軍第一一七師師長丁緯庭，於午前親自至省垣，接洽投誠，結果圓滿，午後九時，回歸原陣地，將所部張有桂、袁瑛、何正剛等各團，由八里橋向指定地點（省垣東北之許家寨一帶）移動，為孫殿英發覺，令謝璞田旅截擊，將該師騎兵連及輜重營截去。¹⁸²

（十一）聯軍的追擊與復員

孫殿英因迭受重創，久困寧郊，給養將絕，且四面受敵，所部發生變化，紛紛向聯軍投誠，誠恐全軍覆沒，乃於三月十九日決心退卻，於夜十二時，率其殘部向石嘴山方向逃竄。是日，聯軍出擊部隊，已配備完竣：第十五路軍旅長盧忠良，率其獨立第一旅及第二旅第四團，為右翼縱隊，沿漢渠之線，攻擊前進；第三十五師旅長馬玉麟，率其第一〇三旅及第九師第三旅第二團，為左翼縱隊，沿唐徕渠之線，攻擊前進；十五路軍獨立第三旅（旅長馬英才）為總預備隊，保安處長馬全良擔任省防及南路警戒。十五路軍騎兵馬魁團，三十五師騎兵馬培青團，掩護步隊，猛力衝擊；聯軍騎兵集團軍馬元海，率十五路軍騎兵馬光宗團、騎二師馬祿旅、第九師騎兵旅，沿賀蘭山麓，向石嘴山迂迴堵截。以上

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6。

180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 期，101。

181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7。

182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 冊—保安篇，134。

步騎各部，均於三月十九日晚開始攻擊，孫軍紛紛潰退，聯軍各縱隊猛烈追擊，飛機亦於五時飛至平羅在城東北之村落投彈，炸傷孫軍甚夥。¹⁸³

三月二十日，聯軍右翼縱隊進至清水堡，中央縱隊（由第一師第二旅旅長袁樸負責指揮）進佔李崗堡，左翼縱隊進佔張良堡。其飛機亦是日協力追擊，上午八時，飛至洪廣營、姚伏堡一帶，見孫軍主力正向北退，當即投下三十五磅炸彈兩枚，斃敵騎二百餘，繼飛李崗堡，發現掩護隊，復投彈炸斃甚夥，十一時又飛姚伏堡，發現孫軍輜重部隊，亦將其輜重炸毀一部。二十一日，聯軍右翼縱隊佔領寶豐南之中閘；中央縱隊佔領黃渠橋南之丁家橋；左翼縱隊佔領平羅城北之威鎮堡。平羅守軍旅長馬寶琳，出城截擊潰退之孫軍，平羅之圍遂解。二十二日，聯軍右翼縱隊佔領寶豐，進至下省崐；中央縱隊佔領黃渠橋，進至尾閘；左翼縱隊佔領寶馬，進至下音子；各縱隊均已進迫石嘴山。斯時，聯軍騎兵集團軍，已先進至石嘴山南五里之西河橋一帶。連日以來聯軍各部共俘虜數千人，向其投誠者五千餘人，並獲槍砲彈藥、軍用物品無算。孫軍殘部經石嘴山向磴口、三盛公一帶潰逃。¹⁸⁴嗣接晉、綏軍通報謂：「孫逆殘部，已在磴口、三盛公一帶，被我包圍解決，請各追擊部隊，暫緩前進」等情。聯軍以任務完成，無窮追之必要，即在石嘴山留步兵一旅及騎兵兩團駐防外，其餘追擊部隊，均次第回防，三月二十六日，步騎各軍全部復員完畢。¹⁸⁵拒孫之役，遂告結束。

關於孫軍敗潰退卻時的景況，據孫軍軍官王永生憶述：各部隊爭先恐後，人馬自相踐踏，或遺棄屍體，或丟拋軍物等等慘狀，不言而喻。¹⁸⁶另據當時正在河套中學讀書的王福田憶述：第四十一軍（即孫軍）官兵在退卻的時候，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刁搶老百姓，但已潰不成軍，抓車、抓牲畜的事不斷發生。四十一軍官兵每人除了僅有的一件皮大衣而外，

183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7~98。

184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35；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8。

18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135。

186 王永生，〈孫馬寧夏之戰〉，《濮陽文史資料》第4輯（1988，濮陽），61。

什麼東西也不准攜帶，除極少數官佐帶有小武器（手槍和八音槍），因落荒行走未被晉綏軍繳獲沒收外，都因飢餓過度在河套地區和民眾換了吃的東西，當時兩個烙餅就可以換一支槍。至於沒有帶小武器的千千萬萬官兵，都因飢餓多日無力行走，忍痛將僅有的一件皮大衣脫下來換了食物，當時一個烙餅即可換一件皮大衣。後來河套人民一直流傳有這樣一句歇後語：「四十一軍賣皮襖——沒有辦法」。¹⁸⁷

五、結論——善後和影響

不學有術的孫殿英，由一介流氓，經歷賭徒、毒販、廟道會道徒、土匪、軍閥等身分，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搖身一變竟成為國民革命軍將領，與其說是他的造化，還不如說是民國初期政局的動盪不安，社會環境的落後混亂，加以國困民窮，法治不彰，才使狡詐強悍的不法之徒如孫殿英者，得以從「亂世」中竄起出頭。

孫殿英工於心計，喜弄權謀，一九三三年他「奉命」率部開赴西北，亦是他及各方軍政人物（蔣中正、何應欽、馮玉祥、閻錫山）政治權謀考量的結果所促成，其關鍵還是在他和蔣中正等主導的國府中央。他主要的考量盤算是想速離「察馮事件」的漩渦，國府中央早思找機會解決他，馮玉祥對他亦不大信任，處此困境、危境，自宜儘快遠離以保命圖存。西北地廣人稀，又非中央勢力範圍，因此他主動向中央請求願率部赴陝北、綏西屯墾實邊。國府中央主要的考量盤算則是怕孫倒向馮玉祥，加入馮領導的察哈爾省抗日反蔣行動，後果將極其嚴重，一方面急調中央軍隊監視孫軍，一方面誘以名位，欲任孫為察省主席，率部攻馮，兩敗俱傷，孫未肯接受委任，旋提出屯墾實邊的要求，雖非中央最期望的，但如孫率部遠颺，必定不能助馮，去此一大隱憂，亦屬有利於中央。惟中央不願孫去陝北，似怕他與時任西安綏靖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楊虎城及共軍勾結；孫之去綏西，以未得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的同意作

187 王福田，〈閻錫山、馬鴻逵解決孫殿英四十一軍的經過〉，《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19 輯（1985，呼和浩特），100。

罷，乃任命孫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這類官銜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俱係安置失勢或遭罷黜軍政人物的冷僻閒職，¹⁸⁸鮮有人願意赴任。國府中央此舉的用意是孫率部遠離華北察省，自然是越遠越好，實則青海省的西區溼漘不堪，四時有積雪積冰，天氣非常寒冷，可墾之土地無多，孫如順利抵達到任，其六萬大軍在該區能否存活都成問題。孫如在赴任途中受阻，與回族將領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的軍隊衝突開戰，兩敗俱傷，或孫軍被解決，亦均為中央所樂見。對於中央的用意，孫理應不會全然不知，應該也不是真心想去極西的邊荒屯墾，自生自滅，而是「假屯墾，真圖存」，並且野心勃勃，藉著奉命赴任的名義率部西進，謀取地盤，進而稱雄西北。

其後青海、寧夏、甘肅三省政府的反對孫的任命及孫軍開赴西北，各團體、單位（如甘寧青三省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各學校、學生自治會、回教促進會、青海藏文化促進會、國民黨甘肅黨務整理委員會、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寧夏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等）的紛電中央請願，青海的召開人氣沸騰的全省民眾拒孫請願大會；商界罷市，工界罷工，學界罷課；寧、青兩省主席、省府委員請求全體總辭職的要脅抗爭；寧夏的召開該省各界民眾挽留馬主席及各省委請願大會，孫殿英在綏西時的連絡各方，壯大聲勢；國府中央的見機行事，轉而約制孫軍，乃至趁勢一舉將之解決肅清；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在聯合拒孫作戰時的各逞心機，暗中較勁；閻錫山的鼓動孫向西北發展，並暗中接濟孫軍武器軍火於先，當孫軍進攻寧夏失敗潰退時，卻又欣然「奉命」令晉綏軍出擊斷其歸路，加以繳械收編於後等等，不一而足，均可見政治操弄的斧鑿斑痕，或權謀運作的爾虞我詐。至於孫軍之攻寧慘遭敗績，其原因甚多，諸如其本身思想落伍，行為腐化，馭眾無方，軍隊分子複雜（收編慣匪楊猴小部，尤為一大敗筆），軍紀廢弛，加以師出無名，冒進深入，又值冰天雪地，糧秣及禦寒裝備不足，手下回族將校（如師長丁綽庭、旅長楊幹卿等人）復受馬鴻逵籠絡，倒戈相向，終為寧、青、

188 如一九二一年一月，北洋政府特任張勳為熱河林墾督辦，張不肯就職；一九二四年十月，大總統曹錕在馮玉祥逼迫下，下令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派為青海屯墾督辦。

甘聯軍（主力為寧軍）所敗。但其失敗尚有一至為重要的原因，亦即中央討伐明令的下達（中央且數度派飛機轟炸孫軍），對孫軍士氣打擊尤大，當為孫軍戰敗的主因之一。¹⁸⁹而西北諸馬意識到拒孫之役是他們生死存亡的問題，因而大家比較團結一致，每遇戰鬥，都能全力以赴，¹⁹⁰也是不可忽略的潛在因素。

善後方面：晉綏軍奉命出動，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拂曉開始與

189 據馬鴻逵所派至南京求救的代表梁敬錫（時任寧夏省財政廳長）記稱：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梁往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先呈馬鴻逵函，蔣略閱馬函，即曰：「我令朱〔紹良〕主任轉知馬主席出兵攻孫，何以尚未出發？孫殿英西行事，閻百川亦有責任，爾自太原來，百川曾作何語？」梁當答以閻錫山、馬鴻逵均請中央下令討伐孫殿英。蔣憐然曰：「不必」。梁從容陳情曰：「容某再進一言。邊遠地方所賴以鎮壓異動者，中央威令耳。孫殿英屯壘青海，係奉中央命令，今孫未解職，而寧夏竟伐之，則犯中央者將是寧夏，而非孫殿英，似有未便；且當日中央所以命令殿英屯壘青海者，似別有政治因素，今此因素已經消滅，而殿英又方與福建人民政府叛逆之徒公然勾結，故殿英亦有可免之理由，若中央免孫殿英後，殿英仍要西進，則寧夏、青海有守土之責，出兵去孫，更將有名。亦晉閻亦不能再代殿英乞情也。」語未竟，蔣即以手扣座曰：「此尚可行，爾告馬少雲，遵令行事，我有辦法。」翌日，寧夏一日數電，皆謂孫軍已過平羅，其騎兵正逼省垣，梁再謁汪精衛，汪命秘書長曾仲鳴代見，梁告以蔣委員長面諭詳情。翌午，曾至梁所居飯店，私語梁曰：「昨日委員長與汪、張談及孫殿英事，已決定將孫免職，其部隊交由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處理。孫之代表，亦寓此處，即將密令警廳，監視其行動。君可即報少雲，此事明日可見報端。」是日，南京晚報已有命令兩則出現，文曰：「（1）軍事委員會第四十一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孫魁元着即免去本兼各職。（2）孫魁元着免去青海西區屯壘督辦兼職。」梁即照此令文，再電寧夏，請馬鴻逵印傳單數千份，向圍城之孫軍投散。翌日，滬報亦載此令，梁商之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樞，包一飛機，滿載當日之新聞報及申報，直飛寧夏，四處散發。孫軍初得馬鴻逵所印傳單，其將領猶謂此乃馬鴻逵之謠言，不可信，攻城益急。翌日，滬報投下，孫軍部隊始無鬥志，於是一敗於金剛堡（1月30日），再敗於寧朔（2月2日），三敗於固原（2月7日）。其副軍長于世銘及劉月亭、丁緯庭兩師長均向中央輸誠，北平軍分會主任何應欽又取以恩威並濟之術。孫殿英卒經軍分會使者富占魁之勸，於3月15日離開前線，24日赴臨河，25日赴包頭，28日應閻錫山之招赴太原，所遣隊伍槍械，悉由晉、綏、寧各軍所繳收。六萬大軍，不及三月，悉忽消滅，皆中央一紙命令之力也。見梁敬錫，〈單車衝圍記〉，《傳記文學》9：1（1966.7，臺北），18-22。按：梁氏以上所述，不乏錯誤之處，且有誇大之嫌。

190 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23。

孫軍作戰。¹⁹¹三月十五日，占領三盛公；¹⁹²三月十七日，占領磴口；¹⁹³三月二十二日，晉綏軍已迫近石嘴山。¹⁹⁴三月二十七日的《包頭日報》載稱：前方戰事已停，平靜如常，綏寧邊境之大戰，至此告一段落。¹⁹⁵孫軍除部分被聯軍俘虜，或降於聯軍外，其大軍殘部紛紛向晉綏軍繳械投誠，接受改編。至五月上旬，經由晉綏軍辦理完竣，計編遣官兵共三萬一千人，除盧豐年、劉月亭、于世銘三旅共編留一萬六千人外，其餘則撥給各軍隊補充兵額。收繳孫軍槍彈計步槍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二支、機關槍七十四挺、衝鋒槍六十六支、手提式槍三十一支、手槍三十一支、山砲十八門、高射砲三門、輕重迫擊砲一百一十六門、手射砲二門、步槍子彈七十三萬四千八百零二粒、手榴彈一千一百九十四顆、砲彈四千三百零二顆、黑色炸藥五十二箱等等。其中除一小部分撥給寧軍等單位外，其大部分已點交北平軍分會，至此關於孫部結束等事，已告完竣。¹⁹⁶至於孫殿英本人，先前已被中央免除本兼各職（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第四十一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其華北軍第九軍團總指揮職稱，已因華北軍名義經中央撤消而自動免去），見大勢已去，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離開部隊，二十日到達磴口，並通電離軍，¹⁹⁷輾轉至山西之太原（三月二十八日抵達），暫住太原西南五十里處的晉祠（後經閻錫山為之斡旋，中央同意孫既在太原安居，不再他往，應予從寬免究，勿再解送至南京）。至一九三六年，孫才離開晉祠，到北平投在宋哲元屬下。抗戰時期，孫曾為汪政權偽軍將領，抗戰勝利後，回歸國軍行列；一九四七年率部在國共內戰中戰敗被俘，數月之後，病

191 《包頭日報》，1934年3月15日，第2版。

192 《包頭日報》，1934年3月17日，第2版。

193 《包頭日報》，1934年3月19日，第2版。

194 《包頭日報》，1934年3月25日，第2版。

195 《包頭日報》，1934年3月27日，第2版。

196 「綏遠傳軍長協密齊亥十七參電」（1934年5月10日到），《閭檔》，〈要電錄存〉，第190冊，799~801。

197 《中央日報》（南京），1934年3月23日，第2版；《包頭日報》，1934年3月25日，第2版。

死獄中。¹⁹⁸其在晉祠羈居期間，龐炳勛有一次去看他，孫慨然地說：「萬沒想到我攻寧夏失敗，叫三個小孩子（指晉綏軍在綏將領傅作義、趙承綏、王靖國）就收拾了。」龐答覆說：「你到現在還在夢中，小孩子那有這麼大本領，還不是老鬼（指閻錫山）的把戲。」言畢，兩人相視苦笑。¹⁹⁹

影響方面：其一、就西北情勢而言，拒孫之役的勝利，使孫殿英的「大西北王」的夢想為之幻滅，楊虎城、陝北共軍與孫聯手經營西北的計畫亦未能實現，西北動盪不安的政局，復歸平靜，回到昔日各省之間維持均勢的平衡狀態。惟楊猴小率其部眾向東逃遁，成為漏網之魚，後來在陝北活動，才被堵剿殲滅。²⁰⁰到任不久的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兼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則在是役中因同仇敵愾獲得寧夏軍民的大力支持，最後苦戰獲勝，聲望大為提升。經過是役，他把投降過來的丁緯庭、楊幹卿、孟慶典等部隊，編為兩個警備大隊，並將俘虜過來的孫軍士兵編入第十五路軍中。同時，還增加了馬廷斌從河州招來的一個騎兵旅，馬的兵力大為擴充，²⁰¹都使其在寧夏的統治地位從此大為穩固，與其不和的馬鴻賓（馬鴻逵堂兄，曾任甘肅、寧夏之省政府主席，時任第三十五師師長）益難能與其爭鋒。參與是役的青海將領新編第九師師長馬步芳，因戰功被國府擢升為新編第二軍軍長，野心更熾，使其叔父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壓力陡增，主席之位岌岌難保。²⁰²是役結束後，據計馬鴻逵

198 參見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1121；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57~159；其詳情則可見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64輯（1979，北京），114~166；喬杰三，〈生死場上的懺悔——孫殿英湯陰被俘記〉，《縱橫》32期（1989，北京），54~59。

199 趙承綏，〈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13。

200 一九三四年三月，楊猴小率部向東逃遁，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收撫其眾，任楊為團長；同年秋，因調赴宣化受訓，譁變。而後，西竄綏境，復由綏西竄至陝北，井岳秀部張雲衢營堵剿於九里灘，擊斃之，餘匪遠颺，擾害多年的楊猴小匪，始歸殲滅。見巴彥淖爾盟志編纂委員會編，《巴彥淖爾盟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47。

201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4，西寧），86。

202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86。

得槍最多，將近萬支，馬步芳的騎兵也到處收了一些槍，馬鴻賓得槍最少，馬步芳要求馬鴻逵分給他一些，馬鴻逵不肯，馬步芳很不高興，青、寧雙方從此也有了裂痕。²⁰³其二、就國府中央而言，孫殿英及其軍隊，久為其心腹大患，早想剷除之，苦無適當機會，孫自請率軍赴西北邊荒屯墾，借甘、寧、青、綏等省軍隊之手一舉加以消滅，正合其心意，又可挑起西北各省之間的衝突矛盾，有助於國府對該地區的制衡，以及中央勢力的伸張。惟中央明知寧、青等省當局或將起而拒孫，事先未與之溝通協商，即率爾任命孫赴青海屯墾，造成衝突，引發戰爭，波及地方，殃及人民，孫固應負最大的罪責。而肇始釁端，移「禍」西北，居間操弄的國府中央，亦難辭其咎。其他抱持本位主義、地盤觀念，只圖維護個人權勢利益的，如寧、青二馬和閻錫山，其心態、作風也殊為可議。其三、就「山西王」閻錫山而言，終於擺脫了孫殿英數年來的「糾纏」，晉、綏兩省境內不再有非閻嫡系勢力的駐屯，與其分享軍食。向晉綏軍繳械投誠的孫軍殘部，除編留的部分外，餘均補充山西軍隊，傅作義、趙承綏、王靖國的部隊不只滿額，而且各個班都有備補兵幾人，開山西軍隊的先例。²⁰⁴同時因晉綏軍出動截擊孫軍，完成任務，消除了中央對他袒孫的懷疑，因替孫保存部下，編留三旅，又為之向中央求情從寬免究，大大地減低了孫對他的恨意而未為己甚，其兩面光的手腕作風，由此可見。其四、就孫殿英而言，其六萬多大軍敗潰解體，隻身赴晉祠幽居，風光不再，是這場軍政人物政治權謀的競鬥中最大的輸家。其五、就綏、寧兩省人民而言，其最為無辜，是最大的受害者。據當時的報紙載稱，綏西遭波及受害的情形為：（1）車馬被掠，籽種缺乏：孫軍開往綏西及西去攻寧之際，除其直接勒索徵掠不計外，經各縣地方差徭處支應而有記載可查考者，總計給養費八十餘萬元，牲畜四千三百隻，大車二千八百輛，而其中擔負和受害最深重者，為綏西各縣。綏西各縣地廣人稀，連年遭災，困苦不堪，其視為唯一生命線的車馬，此次皆被徵掠殆盡，春耕難以著手。河套素來號稱為綏遠的米糧庫，產量豐富，價格

203 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23。

204 趙承綏，〈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13。

低廉，乃因受水災及孫軍滋擾影響，是年（1934）糧食異常缺乏，其價格亦較歸綏、包頭及綏東各地為貴，即使有錢亦時患於無處可購之苦。糧食既如此缺乏，人民已不能維持生活，又何從籌措籽種，綏西各縣民眾，已群起呼籲，要求當局救濟。（2）民窮財盡，政教束手：各縣政府，亦因民窮而收入頓減，政教等費，苦於無法籌措，即如五原縣，各小學因經費無著，迄未能開學。縣府官員員額，一再縮減，公安局長原薪六十元，教育局長四十元，均各減半數；督學及各校長原薪三十元，皆減為十二元；教員原薪二十六元，減為十元。即此減定數目，尚不能全數發給，每人僅月給六元維持費（有時因現款困難，代以米麵），以渡生活，綏西情形，可見一斑。²⁰⁵（3）搜索強劫，靡計不施：孫軍初到時，強迫保衛團分赴各鄉村派要糧草，後以保衛團無法搜索，即分遣該軍下鄉，強要一次，後當走開時，復大肆掠索，車、馬、駱駝無一被遺，民間地窖所藏糧粟，亦被羅掘一空，即使富家，亦患糧少，貧民更多整日枵腹者。（4）扶老攜幼，相率逃亡：綏西農民，多來自綏東地方，因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後套豐收，他處荒歉，於是一時逃亡者，咸向西行。自綏西連年災患後，農民已無辦法，經此浩劫，又有不得不東行逃亡之趨勢。²⁰⁶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包頭日報》社特派記者趙寒標自包頭搭乘大同公司汽車西行，赴臨河作實地之視察，記述包、臨途中所見情景：「百里內未見一耕田農夫，沃野荒蕪，殊堪浩歎。途中多東行逃亡者，鳩形鵠面，鶉衣百結。有擔挑者，一端置鍋籠什物，一端置嬰其中，婦亦多背負幼子，厥狀頗慘。」²⁰⁷

至於寧夏省所受的影響，據該省省城民眾所推派的赴平代表馬三級（黨部委員）、徐宗孺（教育界）、魏鴻發（省道管理處處長），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北平向記者詳談戰後寧夏一般民眾困苦情形云：（1）寧夏之劫：寧夏全省共有十縣，其中如磴口、紫湖、居延等三縣（按：寧夏全省當時共八縣，紫湖、居延為設治局，而非為縣），皆異常荒涼。人

205 《中央夜報》（南京），1934年3月28日，第2版。

206 《包頭日報》，1934年3月24日，第3版。

207 《包頭日報》，1934年3月28日，第3版。

口較多者則為平羅、寧夏、寧朔、中衛、金積、靈武等七縣。此次經孫殿英軍隊蹂躪者竟佔其半，其他雖未直接受砲火之災，但間接攤派軍費、糧草等項損失，亦不在少數。平時寧夏省境內，只有省主席馬鴻逵及馬鴻賓等部隊五、六萬人，孫殿英軍開入寧夏省境後，約有五、六萬人，更有青海、甘肅部隊約五、六萬人，總計十餘萬，在僅有十縣的寧夏，吃食二月，現時民間困苦情況，實不堪言狀，災民總數竟達七、八十萬，雖由當地募捐萬餘元，並由紅十字會製作農具數百副，但杯水車薪，實無濟於事，故來向中央呼籲，謀徹底之救濟。（2）蹂躪慘狀：此次孫軍入寧夏，由磴口至平羅、寧夏，北至石嘴山，且孫軍楊猴小匪部擾亂後方，至寧朔一帶，所經各處，兵士毫無紀律，四出搶掠，掘地三尺，推敲牆壁，搜尋財物，各戶財物莫不被掠一空。農民整個損失，尚無確切調查，預料當在數百萬元以上。據黨部方面調查，軍費已用過者一百一十三萬六千餘元，借用商會者七十二萬元，各縣借款達四十一萬元，各縣種植農具耕禾等損失亦在百萬元。關於善後事，寧省當局對此實無辦法，因本身並無此力量。（3）財蓄已盡：孫軍前攻寧夏省城二次，情形均頗危險，幸均未下，雙方死傷均甚多。寧夏大小禮拜寺最富寨子，如謝家寨、金家寨、董家寨、朱家寨、勉家寨等，每寨均有十數萬之積蓄，但經此次戰事，各寨均成廢墟，房屋亦蕩然無存。昔日繁富區域，今日反難再維持生活，戰事停止後，因無食物被餓斃者甚多。當戰事初起，曾有一部分難民，逃出城外，伏於溝內以避砲火，時值大雪，被凍斃者不可勝計；事後又無人顧及，屍身在野地中被野犬吞噬，慘狀百出。寧夏城內於戰事緊張時，曾落砲彈四百餘發，平羅則落砲彈三百餘發，幸預掘地窖，人民死亡者尚不甚多，損失則不堪言。（4）米價昂貴：寧夏食糧因地勢關係，每年收穫僅敷當地居民食用，絕難積糧，在戰期內憑空添若許士兵分利，食糧當不足用。當時寧夏城內每天給養需用食糧二百數十石，當地每斗重約四十斤，每日當在千斤左右。食糧缺乏，價格高漲，戰時市價老米每元不足十斤，白麵每元五斤，白米每元六斤。更因孫軍在境內發行兵站兌換券，分十元、五元、一元、一角數種，發行確數不知，聞只印刷費即達十數萬元，鈔票價格亦頗驚人。因此關係，

物價逐漸高漲，如哈德門香煙每包二角五分，白糖每斤六角，紅糖每斤五角，煤油十八元一箱，蠟燭每箱九元五角，手巾每條二三角，粗白布每匹五丈，售價九元。因回教中人死後，每人需用白布三丈，此次回教軍人陣亡甚多，白布甚為缺少。在先寧省人民並不食高粱等物，只以之飼養牲畜，後雖欲食高粱亦不可多得，高粱價目每斗約二元七、八角。

（5）學校教育：寧夏教育本在萌芽時代，經此次戰爭之破壞，教育經費已五月未發，且各校多已改為傷兵醫院，教務停頓。新聞報紙寧夏只有《民國日報》，每日出版一小張，且係一面印刷。²⁰⁸

由上述可知，寧夏省受害之烈，真可謂滿目瘡痍。又寧夏第十五路軍，原多直、魯、豫人，孫殿英部亦多直、魯、豫人，嚴陣對壘，往往互呼：「老鄉！你們有大米、洋麵麼？若不有，請勿客氣！」「老鄉！快繳槍繳彈，大家合攏一塊來幹！」「老鄉！好好準備吧，今夜我們要總攻擊了！」對方應曰：「好好好！歡迎，歡迎！」此種羊、杜遺風，戰後之戰區小孩，猶仿學其詞，互呼為戲，雖曰趣聞，然亦笑裏含悲之慘劇。²⁰⁹

（責任編輯：張遠 潘志群 校對：王亞灣 黃俊棋）

208 〈戰後之寧夏〉，《大公報》，1934年5月1日，第4版。當時寧夏縣黨部所辦民眾學校已開學，有學生百餘人，其他各機關民眾學校，戰後亦開始辦理。全省共有完全小學校三十餘所，中學二所，師範學校一所，女子師範一所，除第二中學在中衛外，其餘之校皆在省城，一中師範兩校，共有七班，學生三百餘人，女子師範及附小共有學生二百餘人。

209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上海：申報館，1936），117。

引用書目

一、檔案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

國史館藏，《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之1-4。

二、報紙、雜誌

《大公報》（天津），1928年6月~1934年5月。

《中央日報》（南京），1934年3月。

《中央夜報》（南京），1934年3月。

《包頭日報》（包頭），1933年7月~1934年3月。

《申報》（上海），1929年6月~1933年7月。

《東方雜誌》（上海），1929年6月~1933年7月。

《時報》（上海），1929年6月。

《國聞週報》（天津），1933年6月~1933年10月。

《新中華》（上海），1934年1月。

《實報》（北平），1929年6月。

三、專書

丁文江編著，《民國軍事近紀》上篇。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巴彥淖爾盟志編纂委員會編，《巴彥淖爾盟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申報年鑑社，《申報年鑑（1934年）》。上海：申報年鑑社，1934。

米暫沉，《楊虎城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

吳蕙芳，《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91。

胡平生，《民國時期的寧夏省（1929-1949）》。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香港：文藝書屋，1984。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2輯。臺北：國防部印製廠重印，1952。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上海：申報館，1936。

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國民政府公報》。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

楊文洵、韓非木、葛綏成、范作乘、喻守真、樓雲林，《中國地理新誌》。上海：中華書局，193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7冊—保安篇。銀川：寧夏省政府，1943。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

磴口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磴口縣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四、論文及專文

〈孫殿英坑了包頭百姓十萬元〉，《包頭文史資料選編》第6輯，1984，包頭。

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64輯，1979，北京。

王永生，〈孫殿英盜陵始末〉，《濮陽文史資料》第3輯，1987，濮陽。

王永生，〈孫馬寧夏之戰〉，《濮陽文史資料》第4輯，1988，濮陽。

王仲廉，〈回憶與孫殿英的一段往事〉，《傳記文學》26：1，1975，臺北。

王金鵬、鄭安禮，〈孫馬戰爭見聞〉，《賀蘭文史資料》第2輯，1986，賀蘭。

王凌雲，〈兵匪橫行禍豫西〉，收入《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下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

王福田，〈閻錫山、馬鴻逵解決孫殿英四十一軍的經過〉，《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9輯，1985，呼和浩特。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4，西寧。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選編，〈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4期、1995年第1期，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1928年清東陵被盜案史料一組〉，《民國檔案》2005年第1期，南京。

白應振，〈孫殿英股匪攻陷郟縣城目睹記〉，《郟縣文史資料》第2輯，1989，郟縣。

李忠孚，〈孫殿英攻打寧夏見聞〉，《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3輯，1986，呼和浩特。

李雲漢，〈馮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臺北。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1988，石家莊。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1982，銀川。

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7，蘭州。

張和宣、蘇勛丞口述，張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5，鄭州。

張俊哲，〈孫殿英陝州軼事〉，《陝縣文史資料》第3輯，1990，陝縣。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960，北京。

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芻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西寧。

張蔭庭，〈孫殿英三次禍亳親歷記〉，《安徽文史資料》第7輯，1981，合肥。

梁敬鎔，〈單車衝圍記〉，《傳記文學》9：1，1966，臺北。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1934，蘭州。

喬杰三，〈生死場上的懺悔——孫殿英湯陰被俘記〉，《縱橫》32期，1989，北京。

湯惠孫、雷男、董涵榮，〈寧夏省農業調查〉，《資源委員會季刊》2：2—西北專號(2)，1942，南京。

楊廷相，〈孫馬大戰寧夏〉，《賀蘭文史資料》第1輯，1985，賀蘭。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9輯，1983，太原。

劉映元，〈四十一軍進攻寧夏的經過〉，《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9輯，1985，呼和浩特。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2輯，1985，永城。

韓祥符，〈王英一生的罪惡活動〉，《內蒙古文史資料》第6輯，1979，呼和浩特。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3輯，1986，呼和浩特。

Billingsley, Richard Philip. "Banditry in China, 1911 to 1928,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nan Province," Ph. D. dissertation, Leeds University, 1974.

Political Conspiracy and Traumatizing Effects of War: The Battle Against Sun Dien-ying in 1934

Hu, Peing-sheng*

Abstract

In June 1933,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ppointed Sun Dien-ying (孫殿英) as West Chinghai Settlement Governor, who was then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Ninth Group Army of the North China Troop. Having accepted the assignment, Sun and his troops marched westward from Chahar Province and stationed in the west of Suiyüan Province. On January 11, 1934, disregarding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un launched a large-scale attack against the Ningsia Army which w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 Hong-kui (馬鴻逵), Chairman of the Ningsia provincial government. Both Ma Ling (馬麟), Chairman of the Ch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Chu Shao-liang (朱紹良), Kansu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 and Chairman of the K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sent troops to Ningsia, to fight alongside the Ningsia Army against Sun's troops. This battle lasted until March 22. In the end, Sun's troops were defeated, and the survivors withdrew to the west of Suiyuan Province and were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Shansi and Suiyuan Army.

In general, analyzing the cause and the outcome of this battle, it can be found that political conspiracy dominated the entire event. Sun Dien-ying and each of the involved military-political leaders, such as Chiang Kai-shek, Yen Hsi-shan (閻錫山), Feng Yü-hsiang (馮玉祥), Chu Shao-liang, Ma Hong-ku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Ma Ling, was racking his brain in order to obtain maximum benefits from this battl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battle caused a large number of casualties, considerable economic loss and substantial suffering in the involved provi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ments on the battle against Sun Dien-ying, based on mainly *Achive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蔣中正總統檔案》), *Archives of Yen Hsi-shan* (《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 and the *Paot'ou Daily News* (《包頭日報》).

Keywords: Sun Dien-ying, The Battle against Sun Dien-ying, Sun's troops, Allied troops, Shansi and Suiyüan Army.